

人的成長怎樣

陳應新譯

人類是怎樣的成長

古列夫著

陳應新譯



少年叢書

開明書店

目次

- 一 相信聖經呢還是相信科學？……………一
- 聖經告訴我們一些什麼——聖經中的神話——聖經中前後自相矛盾——聖經中充滿着
 愚蠢——上帝——野蠻人腦中的產物——任何神都沒有——聖經中的神話底破產——偉
 大的學者達爾文和恩格斯
- 二 人像什麼？……………二一
- 人——動物——人類中的獸徵——人體中的無用器官
- 三 胎兒的發展證明着什麼？……………三〇
- 細胞和顯微鏡——人類的胎兒是怎樣發展的——胎兒的發展和獸徵——人類胎兒和動
 物胎兒
- 四 動物體爲什麼起變化和怎樣變化的？……………四四
- 生物體會起變化嗎——變異遺傳和繁殖——適者生存——生活條件底適應——農業上

是怎樣改良生物品種的

五 什麼動物是人類最接近的祖先？……………五九

人和類人猿——人和猿的區別在哪裏——幾個實驗——類人猿是人類的血親——人類和高級猿類的共同根源

六 猿怎樣過渡到人？……………七五

人類——只有一個根源——人與猿的過渡橋樑——猿人的遺跡——太古代人和現代人的痕跡——從四肢動物變為兩腳動物

七 我們的動物祖先為什麼變為人？……………八七

人是普通的動物——人類是怎樣為生存而鬭爭的——人類跟動物有什麼分別——人類為什麼從動物界中分離出來——人——製造工具的動物——現代的猿可能變為人嗎

八 宗教的人類學是什麼東西？……………一〇五

人——不是萬物的主宰——人是宇宙的中心嗎——人類的年齡——人是從動物界中走出來的生物——勞動是不是上帝的懲罰——到底有沒有不死的人——到底有沒有上帝——宗教為什麼要反對科學——誰需要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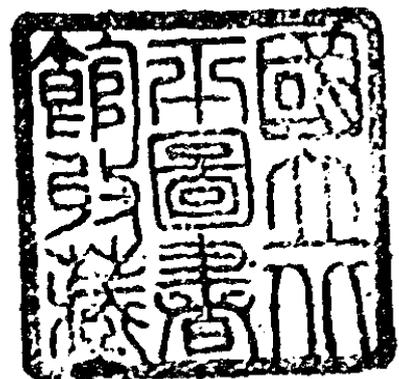
一 相信聖經呢還是相信科學？

聖經告訴我們一些什麼？

地球上的人怎樣出現的？人類從哪裏來的？他在生物界中又佔着怎樣的地位呢？

那些信仰各種僧侶神話的愚昧的野蠻人，解答這個偉大的問題非常簡單：他們以為整個宇宙和地球上的一切，都是由舉世無雙的全能造物者——上帝——所創造的。因此，他們認為最初的人是用超自然方法產生的：在遠遠的年代裏，神創造了我們的祖先，並且賜給他們生產和繁殖的能力。

牧師向教徒宣傳說：人類的誕生，正像聖經第一篇創世紀記載着的一樣：「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且將生氣吹在他的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魂的人。」創世紀同時記載着：



神「照自己的形像」造人，這個人叫做亞當。

照聖經說來，所有的人都是由亞當繁殖起來的，而亞當是最高神創造的。這個神，僧侶讚美他為自然的全能技匠。

最初的聖經是用古猶太文字寫的。「亞當」這個字，在古猶太文是灰塵或泥土的意思。因此，亞當的名字正意味着灰塵或泥土。

由此可知，照聖經的見解，第一個人是神用塵土創造的。可是教徒一認為人類只是用「泥土」創造的以後，便再也不愛聽說自己跟生物界有親戚關係的意見了。因為他們相信人——神的「形像」——跟宇宙的創造者一樣。宗教告訴我們說：人類的創造是「神的創造命令」的成果，跟生物的創造不同。

聖經中的神話

為什麼教徒相信聖經的神話，並且懷着畏懼和虔敬的心情去看那些神話，而沒有

看出那些神話中觸目皆是離奇怪異的矛盾呢？這是因為那些神話記載在教徒所認為是「聖經」的書中，也就是說，教徒認為那些神話含有「神」的真理。照教徒的意見說來，聖經是世界上最貴重的一本書籍，因為聖經是感應着「神的靈魂」而寫成的一本書，也就是說，聖經是上帝指授給他的代理人——摩西——寫成的，跟普通的一般書籍不同。

猶太有一本宗教書籍記載着：「打開聖經吧，讀熟它，讀爛它啊！因為聖經中什麼都有。熟讀聖經吧，讀到老讀到死啊！離開了聖經你便活不下去了！」

這就是基督教的觀點。例如，一個最古基督教的教父亞佛古士丁聖徒就這樣寫道：「無論什麼東西，都不能跟聖經比較自己的正確性。這本書的正確性超出於人的思想之外。」

但是實際上，聖經的學說是人創立的，是各種各樣的人在不同的時間中編造的。聖經記載着的第一個人的出現，不是別的，正是出於天真僧侶的考據。這是在遠古年代裏，

人類還沒開化，在自然力跟前一點辦法都沒有的年代裏，產生的一部神話。自從人類有了陶器和開始用泥土製造各種日用品的時候起，人們便認為人也是某個技匠用「塵土」創造的東西。

人是用塵土製造的這樣的神話，可以在許多古代民族中找到，就是在現代野蠻人中也可以找到。例如，埃及人相信神罕魯創造了第一批人，然後跟女神茜特一起吹貫生命在這批人的身上。

古巴比倫人，亞述人，蘇米里人，以及許多其他在猶太人還沒移居「迦南地方」以前的民族，同樣也認為第一批人是這樣創造的。巴比倫是猶太的隣邦，他們的語言同屬一系，不過他們的信仰不同。那麼，聖經中記載着創造第一批人這個傳說，到底從哪裏來的呢？一句話，不是出自虔誠的猶太人，也不是出自先知摩西，而是出自「犯了罪」的「邪教」的人民——巴比倫人——的。

換句話說：猶太人從比他們更古的民族——巴比倫——抄襲了人類誕生的傳說。

學者們研究了發掘起來的古巴比倫廢墟以後，便確定聖經中關於神用塵土創造人這個記載，是從遠古的傳說抄襲過去的。他們發掘了許多圖書（這不是像現在的書籍，當時還沒有紙，而是用許多泥土片用古巴比倫符號記載的）。學者們把這些記載鑽研了很久，最後全部讀通了。於是，人類的起源，地球的誕生，洪水氾濫，以及類似在所謂「聖經」中碰見的故事，諸如此類奇怪離異的古巴比倫的傳說，大為明白了。

其次，我們知道，這些傳說在古巴比倫流傳了很久，從聖經編造前二千多年一直流傳到聖經編成止。

古巴比倫的文化，對所有一切古代民族影響很大。並且也影響了猶太人的世界觀。由此看來，教徒所認為是神的啓示的真理，事實上正是邪教徒的傳說！



古埃及神罕魯在陶土旋盤上塑造人
這幅圖保存在一座古代神殿中

聖經中前後自相矛盾

要證明聖經中充滿着矛盾和愚蠢，以及前後各章的背謬，這無須乎專門學者。只要能細心讀一讀那談到造人的創世紀前幾章的人，都不難指出人類起源的傳說，在創世紀中前章跟後章的記載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第一章裏，上帝永遠被稱爲耶洛基，根據猶太語說來，耶洛基本來不是表示單神的意思，而是多神的意思。在這裏，神用了當作命令的話創造一切；他只要說「要有什麼」便就有什麼了。耶洛基上帝在第六天，在創造了一切生物以後造人。人是神的製造品中最完善的，是自然之王。我們在這章裏讀到：「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這就是說，人在這個記載中，是神的最後一件製造品，而且男人跟女人同時創造，是上帝用一句話一下子造成的。

跟這章矛盾的是創世紀第二章。在這章裏，上帝（同樣用古猶太語）被稱為耶和華，並且這個耶和華上帝是跟那個耶洛基上帝相對的，耶和華上帝用自己的手的勞動，創造一切。這勞動需要很大的辛苦，使上帝在第七天不能不休息。耶和華上帝最初用塵土造男人亞當，把他放置在伊甸園裏。過了不久，上帝發現亞當有苦悶。上帝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爲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上帝爲了要爲人造一個社會，便照樣用塵土製造天空中的飛鳥和野地上的走獸。

根據這章的記載說來，造男人在造生物之先。可是，在生物界中，自然找不到幫助亞當的配偶，亞當老是不滿意。那時候，耶和華開始考慮一下：要給第一個人造一個「幫手」，需要什麼東西呢？上帝最後考慮結果，便使亞當沈睡，從他身上取下一條肋骨，創造了女人——夏娃。

這樣說來，顯然上帝先造男人，然後造生物，最後才造女人。根據這個記載，可知男人和女人不是同時創造的，不是一下子工夫創造的，而且女人也只是男人的一部分而已。

聖經中充滿着愚蠢

這樣，我們就請教徒回答吧：創世紀的哪一章較爲可靠呢？——第一章呢或是第二章呢？

當人們對僧侶指出任何「神」書中都充滿着非常矛盾和紛亂的時候，僧侶便以人類聰明有限爲藉口說：神的許多秘密，是貧乏的人類頭腦所不能理解的。僧侶的這樣「解釋」我們難道能同意嗎？自然是不能同意的。

假如說某種「神的秘密」超於人類的理解力之上，那也不過表現僧侶的虛偽而已。因爲在所謂我們簡直不可理解的，我們無論何時也不能在它們當中找出任何愚蠢和矛盾的這些「秘密」中，許多熱心讀着聖經的信徒，卻看出了整部聖經充滿着彼此矛盾的記載哩！

所有聖經中的關於第一對人的後裔的記載，都非常不合情理。我們在聖經中讀到

亞當和夏娃產生了兩個兒子：一個是種地的該隱，另一個是牧羊的亞伯。該隱跟亞伯鬧架，把亞伯殺死了。這樣看來，該隱便是第一對人的唯一無二的後裔。上帝爲了該隱是個殺兄弟的兇手，怕別人遇見他就要殺死他，便給該隱立一個記號，免得人遇見他就殺他。但是我們一想，該隱在流離漂泊中，能夠碰到誰呢？除了他和他的雙親以外，還會有誰呢？

其次，聖經記載着：該隱住在挪得的地方，就在那裏結婚，生了一個兒子，並且建了一個城紀念兒子。假如當時世上沒有別的人的話，該隱能從哪裏弄到妻子呢？一個人又怎樣能建築一座大城呢？而且總計不過三口子的家庭需要一座大城嗎？這個挪得到底又是一個什麼地方呢？

不，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人，也不會重視所有這些天真的童話。從這個刺殺兄弟的故事，可以推得一個十足可靠的結論：這段記載是從種田子孫怎樣征服畜牧子孫那段古代故事抄襲過來的。

健康的頭腦和科學，與聖經是勢不兩立的。

上帝——野蠻人腦中的產物

聖經記載着的地球創造，人類誕生以及諸如此類的傳說，都是野蠻的，愚昧的，未開化的人類頭腦中之產物，都是那些文化發展停留於非常低的階段中的人類幻想出來的成果，這些人不瞭解自然，也不知道怎樣征服盲目性的自然。

每個民族都曾經過一段野蠻生活，像每個成年人必定經過一段童年生活一樣。當時，不管那個天才的人，也不能成爲思想家，技師……等等；同樣，當時也不會出現哪個民族，會有意識地對地球，人類等等的誕生，提出較爲正確的意見。小孩子不能正確思考，他們的思想常是錯誤的，純樸的，不周到的。野蠻人，像小孩子一樣，因爲他們懂得不多。

所有人們最初對自然，人類……等等提出的意見，都是極端幼雅，純樸，錯誤的，這毫不足奇。因而，上帝——宇宙的創造者，人類的創造者——的觀念，可說是在最原始民族中最早發生的觀念。

由此看來，聖經關於上帝創造人的記載，不是別的，正是純樸的原始野蠻人的神話。這個天真的，企圖解釋人類誕生的神話，正證明着野蠻人和古代民族，對人體的屬性以及人體構造懂得很少。而且一切關於神的概念，都是從野蠻人的世界觀中產生出來的。也就是說，它是產生於人類對於宇宙還沒有正確的見解的時候，因為他們沒有一點現代科學和現代技術的知識。

萬物的創造者——上帝這個觀念一點什麼也不能說明，而且也不可能說明什麼。因為我們只要稍微一想，便要發生一連串的問題：上帝在造宇宙之前幹些什麼事呢？他為什麼突然想到要「做事」，便立刻創造自然和人類呢？上帝本身到底從哪裏來的呢？誰創造上帝呢？……等等。

宗教不僅沒有給教徒明確地答覆這一連串問題。所有宗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等）的僧侶牧師傳道者們，甚至禁止提出這樣的問題，因為他們沒法答覆，而且這些問題反而會證明任何神也不存在。科學不僅懷疑無影無跡的上帝能創造人，相反的卻相

信人「照自己的形像和類似自己的形像」的想像來創造上帝。上帝是人腦中的產物！

爲什麼最古時候的人會爲自己創造上帝呢？爲什麼他們會對偶像發生信仰呢？這是由於當時人類在自然力前面毫無辦法，自然力在他們看來是不可理解的，可怕的。野蠻人或是愚昧未開化的人，在這樣的自然現象跟前，經受着恐怖，同樣也在與他們息息相關而爲他們所不能理解的社會生活現象前面，嘗受着恐怖。他們不明白自然現象和社會生活現象的來源，他們說：這是神。爲什麼雷會響，麥子會枯死，霍亂會使人致死，摧殘人類的戰爭會發生呢？這是神要這樣做的啊！

教徒認爲一切都是「神的意志」，沒有神的意志，宇宙便什麼都不會發生。列寧寫道：「無力的被剝削階級在跟剝削階級鬭爭中，免不了地要抱着對來世美滿生活的信仰，正像無力的野蠻人在跟自然鬭爭中抱着神鬼、妖怪等等的信仰一樣。」各個時代各個民族的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盡力支持了並且繼續支持着這樣的信仰。這樣的信仰對他們有益，因爲這個信仰幫助統治階級在精神上愚弄和奴役着廣大的人民羣衆。

宗教的信仰，是一種盲目的不加考慮的信仰。信仰宗教越深的人，就越不知道自己所處的真正地位，因而也就越便利剝削者對他施行統治！曾經有一個資本家說過這樣的話：「假如我的馬，懂得的跟我一樣多，那麼我便不能再騎牠了。」這不是一句空話。

任何神都沒有

教徒認為宇宙中的一切，都不是自然產生的，而是神創造的。神在自然之上，超自然而存在。因此，教徒們便認為上帝是超凡的，全能的自然統治者。因為教徒們覺得神的行為，完全跟自然不相關，甚至恰恰相反，是完全隨心所欲，任何行為一點也不加以考慮的！可是科學研究了自然現象，便徹底把這意見駁得體無完膚。科學指出，神的存在，毫無疑問的，大大妨礙我們觀察事物的進程。在自然界中，任何唯一無二的東西是沒有的，這很顯然，自然界中出現着的萬物，都是自己創造的，也就是說，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照自然法則進行的。

如果上帝是自然的創造者，那麼，上帝到底用什麼創造自然呢？宗教告訴我們說：在創造自然之前，除了神以外，任何人任何物都沒有。如果這是真話，如果自然一向就沒有，那麼，上帝必須「不用什麼」創造自然了。可是自然底研究，指明無中生有是不可能的。因為「不用什麼」就什麼也不能得到。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某種物質的出現是全新的，其實，那只是原有的物質起了形的質的變化而已。例如我們看見鐵鏽，那不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產生這種新東西的。鏽的產生，是鐵的外層跟水和氧化合的結果。一句話，學者的許多實驗，明明白白地說明了任何物質是不能無中生有的。

宇宙是用各種物質構成的。宇宙是物質的。因此，我們得到一個結論：任何人任何時也不能製造宇宙。宇宙永遠存在，永遠會存在，只是它逐漸地照着一定的自然法則變化着。如果這句話正確，那麼，任何宇宙的統治者和創造者的觀念便要消滅了。任何神也不存在了！

「……任何宗教都是科學的反對物。」（見列寧主義問題）因此，就不必奇怪：宗教敵視科學，敵視真理的自由追尋了。

牧師對教徒宣傳說：不能議論宗教，因為議論會破壞信仰。教徒只應當盲目地信仰。這樣看來，忠實「上帝」的教徒，只是那些信仰得甚至閉着眼睛不看不想的人……。

聖經中的神話底破產

聖經用許多不通的話來分別人類和動物。同時宗教教示我們說：宇宙萬物都是創造的，永恆不變的。也就是說，萬物永遠保存着上帝剛創造出來時那樣的模樣。照聖經的結論說來，全部動植物界都是一下子創造出來的，彼此不相關連，彼此永遠保持着各不相同的外貌。

教徒認為創造第一個人以前，任何跟人同類的，類似的東西也沒有。同時，他們認為人類（就是一切東西都一樣）是照「現成形像」創造的，一出現便立刻成一定的形

貌，任何時候也不能更改的。因此，教徒的腦中便產生着這樣一些傷腦筋的問題：「第一個人」亞當到底說什麼話呢？他的身材怎樣，活了多少年呢？當他沈睡醒來以後，他的肋骨是不是要比他的「妻子」夏娃少了一根呢？該隱的妻子又從哪裏來的呢……等等。

科學底發展，早就使聖經對於宇宙誕生的看法，開始破毀了。科學對人類起源這個問題，同樣提供了許多意見：聖經中記載的神話是天真的，極其可笑的。

四百多年前，美洲的發現，給那些醉心聖經完整無缺的人，以一個大大的打擊。一種從未看見的皮膚顏色跟我們不同的民族。在新世界中發見了，這又免不了要叫人們，對這人種是亞當產生的，起了一個懷疑。教徒免不了要這樣想：這是什麼樣的人呢？如果他們也是亞當的後裔，爲什麼要居住在另一個大陸上呢？古代沒有大船，沒有羅盤，而坐小帆船繼續作長途航行，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最初，當時的許多僧侶，便「像煞有介事」地證明道：那些住在美洲的印第安人，不是亞當的後裔，那麼，說不定他們沒有靈魂，因爲聖經明明記載着：靈魂，「生氣」是上帝

吹給第一個人亞當的。這就是說，那些「賢者」一推論，便一定認爲印第安人不能跟「現代人」列爲同類。從這一點出發，便又做出一個極其野蠻的結論：可以殺死他們，像殺猿猴和殺其他動物一樣。

隨着前所未聞的新大陸的發現，同時也發現了前所未聞的新人種。於是，根本懷疑聖經的完整無缺，和不相信人類起源的「神」的記載，便一天多過一天了。

偉大的學者達爾文和恩格斯

科學究竟怎樣說明人類起源呢？

英國的自然觀察家達爾文（一八〇九——一八八二）非常可靠地證明了人類跟動物界是不可分割的，人類像所有動物一樣，是自然淘汰的結果，是逐漸進化的。達爾文搜集了大量的材料，這些材料證明了人是從動物祖先，正確點說，先從類猿動物產生出來的。人，只是整個動物界中的最高代表。

達爾文在一八七一年出版的人類起源這部巨作中，詳細說明了他對於人類起源的研究。這是他研究物種起源的必然結果，是他的動植物種起源學說的一部分。還在這本書沒出版的十二年前（一八五九）達爾文就發表了一部不朽的著作物種原始，在這部書中闡述了後來被稱為達爾文主義的學說。這個學說，充分地摧毀了宗教——聖經對於物種起源的意見。

這樣一來，僧侶們的創造人類那種天真的神話，便不能不遭受到非難了。爲了達爾文文學說的鬭爭，從人類是由低級動物進化來的這一意見發表的第一天起，便成爲反宗教的人類起源的意見的鬭爭了。

可是達爾文學說，本質上仍然有缺陷：他沒有完全解決人類起源的問題，也就是說，沒有充分地解決人類從生物界分離出來的問題。事實上，達爾文主義研究人類起源所用的方法，幾乎跟研究簡單的生物起源所用的方法同一樣。人類固然跟動物有相關性，但他畢竟有他自己的純粹的人類的特性，使他從動物界中分離出來。因此，類猿動物變

爲現代人的過程，跟其他各種動物的進化過程，非常不一致。達爾文對這問題沒有充分地發表意見，他只闡明人類是怎樣從動物演進而來的，卻幾乎沒有涉及我們的動物祖先怎樣變成人這個問題。

當達爾文還在世的時候，偉大的學者兼革命家恩格斯（一八二〇——一八九五，馬克斯的最親近的朋友和戰友）曾回答了這一重要的問題。恩格斯在一八七六年所寫的傑作勞動在猿進化爲人的過程中的作用一書中，便指出：我們的遠祖——類猿動物——受了某種自然條件的影響，逐漸人化，發展到有智慧動物的階段而成爲現代人。這樣一來，恩格斯便把宗教對於人類起源的意見駁得體無完膚，而把達爾文的事業完成了。

由此可知，科學不僅確定了人跟動物的親屬關係，並且解釋了人怎樣從動物界中分離出來，成爲特殊的動物，成爲能征服自然的動物。

科學所斷定的，只是那些經過它研究，判斷，證明的事態，一點兒也不掩飾那些它尙

未完全知道的事態。因為科學跟宗教，迷信迥乎不同，科學不是什麼固定的不變的東西，而是那種今天不知道而在最近期內就變為知道的東西。

從這裏可以明白，只有科學能夠正確地回答這個老問題：人類從哪裏來的？

二 人像什麼？

人——動物

據聖經的記載說來，人是照「上帝的形像」創造的。這樣，我們只要看看人的形像，便可推想到上帝的身體構造是怎樣的了，儘管宗教硬說神是無形無像的。科學正式否認上帝的存在，它用別種方法來說明：人究竟像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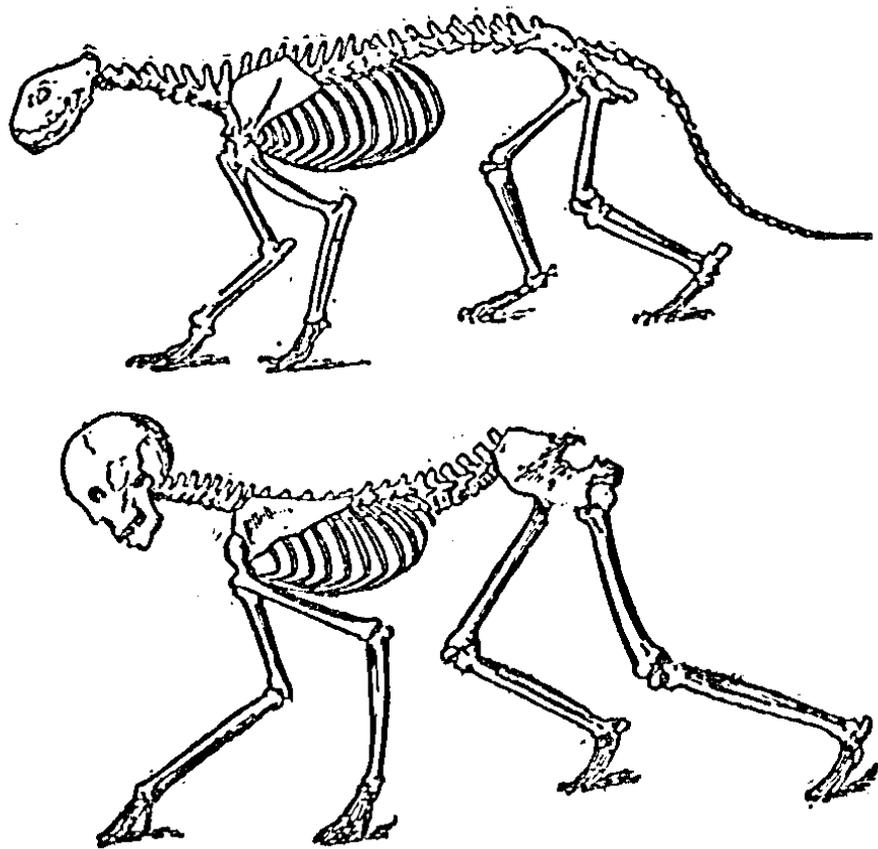
要答覆這個問題，必須詳細地研究人體的構造和動作，並且拿它去跟其他動物體的構造和動作做一個比較。可是宗教企圖消滅科學對人類起源的闡明，設盡種種手段阻礙人類底研究。宗教特別以殘酷的裁判去處決那些敢於剖解人體的人。

可是，科學不顧教會的一切迫害，仍然勇往直前，終於把宗教對於人類起源的觀念

完全粉碎了。

大家知道，例如心，肺，血，腦，隨和人體的許多其他部分或器官，在鳥，魚和獸中都有。人也像一切動物一樣，由產生，成長，繁殖，以至衰老，死亡。人像一切動物一樣，吃東西，換句話說，人需要食物才能生活。拿這些事實來一對照，便不能不承認人也是動物界的一部分了。

我們研究了人體構造和動作以後，便絕對相信：人跟動物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大家知道，凡體內有脊柱（用個別脊椎構成的）的動物，都稱為脊椎動物。人，根據他的骨骼



虎(上)和人(下)的骨骼

這個人是用四肢站着的。從圖看來，可以明白虎和四脚人的骨骼，有着許多相類似的地方。

構造說來，也屬於脊椎動物。可是人類比其他脊椎動物更接近於哺乳動物：人像一切哺乳動物一樣，幼兒也用母乳哺養。

人跟整個動物界有着血族關係，這只要從他的四肢的構成看來便可明白。人的手，照外部形狀和勞動作用來說，比馬蹄，鳥翼，田鼠和海豹的腳等等，優越了不知多少倍。可是人手，馬蹄，鳥翼……所有這些器官，都是由類似的骨頭構造的，而且這些骨頭的結合完全一樣。由此可知，各種動物構造都是一樣的，也就是說，他們的構造只是根據一種形式。說到這裏，我們怎樣不可以下一個結論，說人跟動物是不可分割的，一切動物彼此都是不可分割的呢？

人腦的構造比任何動物要複雜，因此，人類的智力在一切動物之上。可是人體的構造，跟哺乳動物並沒有基本上的差別，而只是跟某一些動物相似些，而跟另一些動物較不相似些而已。

固然，人跟動物不同的是他能立行。但這在基本上，不能使我們完全把人類從其餘

的動物界中分離出來，一點也不能證明人是「神的產物。」人能立行的這種特性，在接近人類的動物中已經萌芽着了。

當我們有時看見高級猿類站立奔跑的時候，我們便要聯想嬰兒先用四肢爬行，後來才漸漸用兩腳立行的狀態，這是多麼有趣啊！

綜觀上面，可知人並不是照什麼「神的形像」而是照「哺乳動物的形像」構造的，科學家指出：我們體內有許多跟一些動物共通的徵象。這些特徵，無疑的證明人跟動物界有着密切的血緣關係。固然，人的特徵中有些在動物界中不能找到，但這只是說明人畢竟從動物界中分離出來了，也就是說，人已渡完了動物的生活方式了。根據所有這些鐵證的事實，可知人不是桂冠的神造物，而是動物自然發展底精華。

人類中的獸徵

常常看見有人生產了帶着獸徵的孩子，這種事實，科學家早就注意到了。這些「畸

形」現象，同樣可作人類是從動物進化來的佐證。

有一種小孩，離母胎時帶着尾巴，古時候這種孩子曾被稱為「魔鬼的奴隸。」他們受盡種種殘酷的懲罰，有的甚至被殺害。更壞的是連生產這種小孩的母親，也被非難為「跟污濁的惡魔交配，」而被活活地放在火裏燒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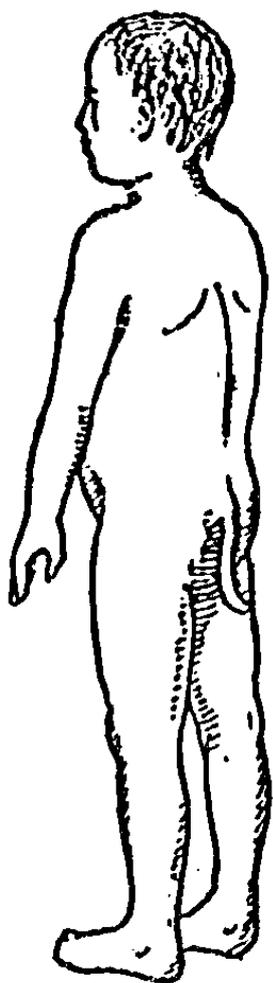
一八四八年，德國曾發現

了一個有尾巴的小孩，他的尾巴長約十寸，像拇指那麼大，表面蓋滿着毛，用針刺戳它，會像

蠕蟲那樣蠕動。幸賴這個小孩的雙親苦苦地懇求醫生，醫生才把他的尾巴割掉。

這種尾巴通常是割掉的，如果不割掉，還會一直長大。

有一種人，他們的面部和全身，長着濃密的毛，比歐洲人多了許多倍。好比，在庫頁島和在日本的奧尻島，就住着一種稱為倭奴的人，他們的身上蓋滿着非常多而密的毛，甚



有尾巴的小孩子

至有人編造神話，說這「多毛」的人種，是狗熊的子孫！

在歐洲民族中，也有這種身上蓋滿着長毛的人，看來簡直像一隻野獸。例如一八七三年，到處收錢展覽的一個科斯托姆農民，滿身長着像獸一樣密的毛；另外還有一個俄國人，被作為「人狗」而在大城市裏展覽，賺了許多錢。

這麼多毛的人，不僅在男人中可找到，就是在女人中也可找到。墨錫干有一個舞女，就是這種多毛的人。這種多毛的人甚至還會發生遺傳作用，例如印度就曾有一家人，從祖父一直到孫子，他們的身上都長滿着毛。

如果人是從亞當和夏娃生產的，那麼，這些獸徵到底從哪裏來到人類中呢？教徒們要把這問題答覆得清楚，顯然是不可能的。僧侶硬說這是「上帝的懲罰」，這是「惡魔的記號」一類的話，難怪他們要把這些無辜不幸的人，毒刑拷打，甚至用火燒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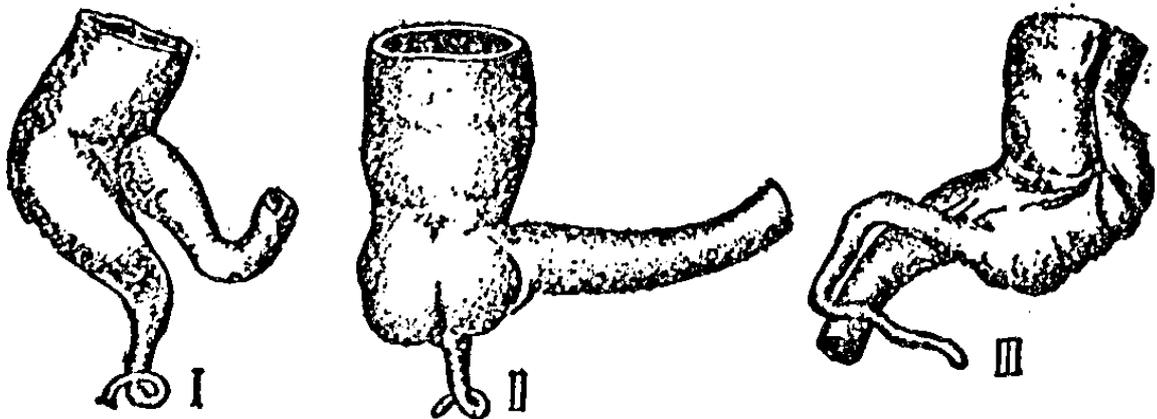
人體中的無用器官

尾巴和毛，不必說，在人類中是完全不必要的。如果人真的是上帝創造的，那麼，上帝爲什麼要給人類造這些無用的器官呢？精巧的技術家，絕不會給好機器做出些多餘的部分來的。

顯而易見，身體上各種不必要的多餘的器官，不僅在畸形人中可以看到，就是在每個正常人中也可看到。舉個例來說：每個男人胸前都有一對完全不必要的乳頭。

科學家測定人體中的這些無用的器官，起碼有一百種。這些無用器官在人體中不僅無用，並且有害。這裏有一個例：

人體中有一部內臟，稱爲盲腸；盲腸是腸中特別多餘的一部分，從盲腸中又突出一條蛆蟲狀的不大的盲管，俗



(I) 人類胎兒的盲腸 (II) 成年人的盲腸 (III) 猩猩的盲腸

稱闌尾，日本人稱它爲蟲樣垂。這種闌尾在食草動物的消化過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是在人類器官中不僅無用，並且有害，因爲它常常會發炎；這種病稱爲盲腸炎。害了盲腸炎，如果不及時施行手術，生命就會白白丟掉的。

如果人體中有這麼不必要而且有害的器官存在，那麼，可以說明還有什麼所謂全能的造物者——上帝嗎？如果真有上帝的話，他應當把人體創造得更完善，使人體不會存在着像闌尾這樣無用而甚至有有害的器官。這樣的器官的存在，正說明僧侶的「神的全能和恩典」的愚話的破產！

有尾巴和有毛的人爲什麼會產生呢？人體上爲什麼有多餘的有害的器官呢？一句話，因爲人類的祖先是野獸。

人類是從哺乳動物進化來的，哺乳動物有尾巴，有全身蓋滿着的毛，有比人更大的闌尾……尾巴、毛，以及其他的動物性狀，是人類從低級動物自然發展的歷史痕跡。

拿盲腸的例子，可以作一個很好的說明。科學家發現盲腸在吃草動物中非常需要，

因此，草食動物的盲腸比人的長得更大，這正說明人類的盲腸是從自己的祖先接收過來的遺產。這些祖先幾乎完全是以植物作食料的。因為現在的人類需要植物很少，所以盲腸在人體中，也就喪失了從前的作用。

科學家在人體中找到許多這種「歷史的痕跡，」所有一切無用的有害的器官，都是人類的動物祖先底遺產。

由此可得到一個結論：人體中保存着一些獸徵，這正是人類從動物進化來的證據。

三 胎兒的發展證明着什麼？

細胞和顯微鏡

科學探討了人類胎兒在母胎中發展的各階段，證明人跟動物是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

科學家利用顯微鏡，研究了各種生物的構造，發現那些人類肉眼所看不見的東西。原來，構成動植物體的單位物質，是許多各種各樣，微不足道，特別組織的分子。這種微分子在科學上稱爲細胞。

構造最簡單的生物的代表，是生長在泥沼裏和湖澤裏的「阿米巴」。阿米巴不是別的，正是一粒透明的黏液狀的微分子。阿米巴是最簡單的單細胞動物；它的身體是由

一個細胞構成的。

科學藉顯微鏡之助，證明了人體像其他多細胞動物一樣，是由許多特殊的細胞構成的。人體的各部分是由各種不同的細胞構成的，因而可說：人是多細胞動物。

利用顯微鏡，可以觀察到各種有機體，都是從單細胞開始發展起來的。單細胞的有機體的繁殖方法，是母細胞實行分裂；多細胞的有機體的繁殖方法，通常是性細胞的結合，也就是說，是由父細胞和母細胞實行結合方法的。男的性細胞稱為精蟲，女的性細胞稱為卵子。當精蟲滲進卵子內部時，便與卵子結合，而形成受精的卵細胞，由受精的卵細胞再發展為有機體。

每一個人都是在母體內，由兩種性細胞——精蟲和卵子——結合而產生的。人的胎兒是一粒極小的，外部披着一層薄膜貼在母體的子宮裏的細胞，它吸收母液而發展着。關於這一點，人跟動物一樣，不是什麼特別異樣的東西，因為一切哺乳動物的胎兒的發展都是這樣。

如果我們在顯微鏡下，細心觀察一下受精的卵細胞的構造，我們便會看見這受精的卵細胞跟嬰兒是多麼不相同啊，這是頗有趣味的事。如果把它拿來跟其他動物，如蝦，魚，蛇，或貓的受精的卵細胞比較一下，我們就覺得人類胎兒開頭的發展，跟各種生物極端相同啊！於是我們可得到一個結論：人是從單細胞生物產生的，而且，人和動物的遠祖是同一的。換句話說，人和各種動物的產生是出於同一個根源——構造簡單的動物。這種動物在地球上已消滅很久很久了。

人類的胎兒是哪樣發展的？

受精的卵細胞在自己發展中，最初所起的變化，無論動物，無論人類，都是一樣。

人類胎兒的發展過程，到底是怎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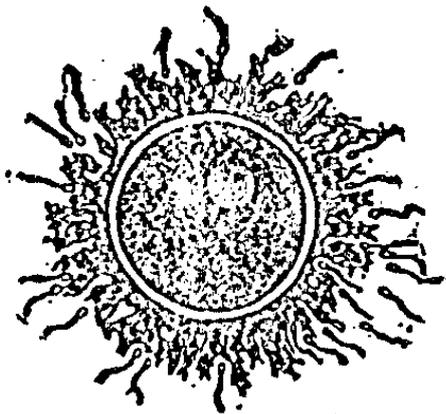
受精的卵細胞食着母液，生長着，開始分裂為二個小細胞，後來又分裂為四個，再分裂為八個，十六個以至三十二個……這樣看來，多細胞胎兒是從單細胞逐漸形成起來

的。多細胞胎兒再逐漸形成着各種器官：頭，腳，手……等等。可是這時候，胎兒體上的各部，還不像初生嬰兒所有的那樣。而是慢慢地，在它的頭部出現微乎其微的眼睛和耳朵，在它的腳上和手上長着小指頭……可知這時的人類胎兒，完全不像長大了的成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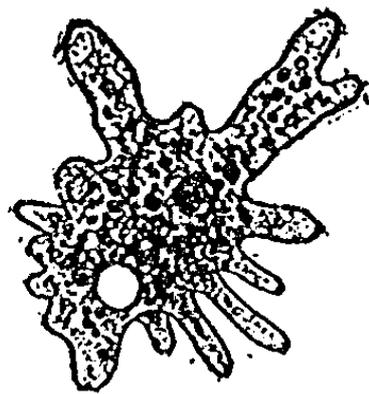
特別奇怪的是在人類胎兒中，曾經有一個時候，它有着一些器官，那是在成年人中所看不到的。

人類胎兒發展到第三四星期的時候，樣子有點像魚，手和腳像鰭，頭部的兩側不像耳朵，而是整列的鰓，非常像魚的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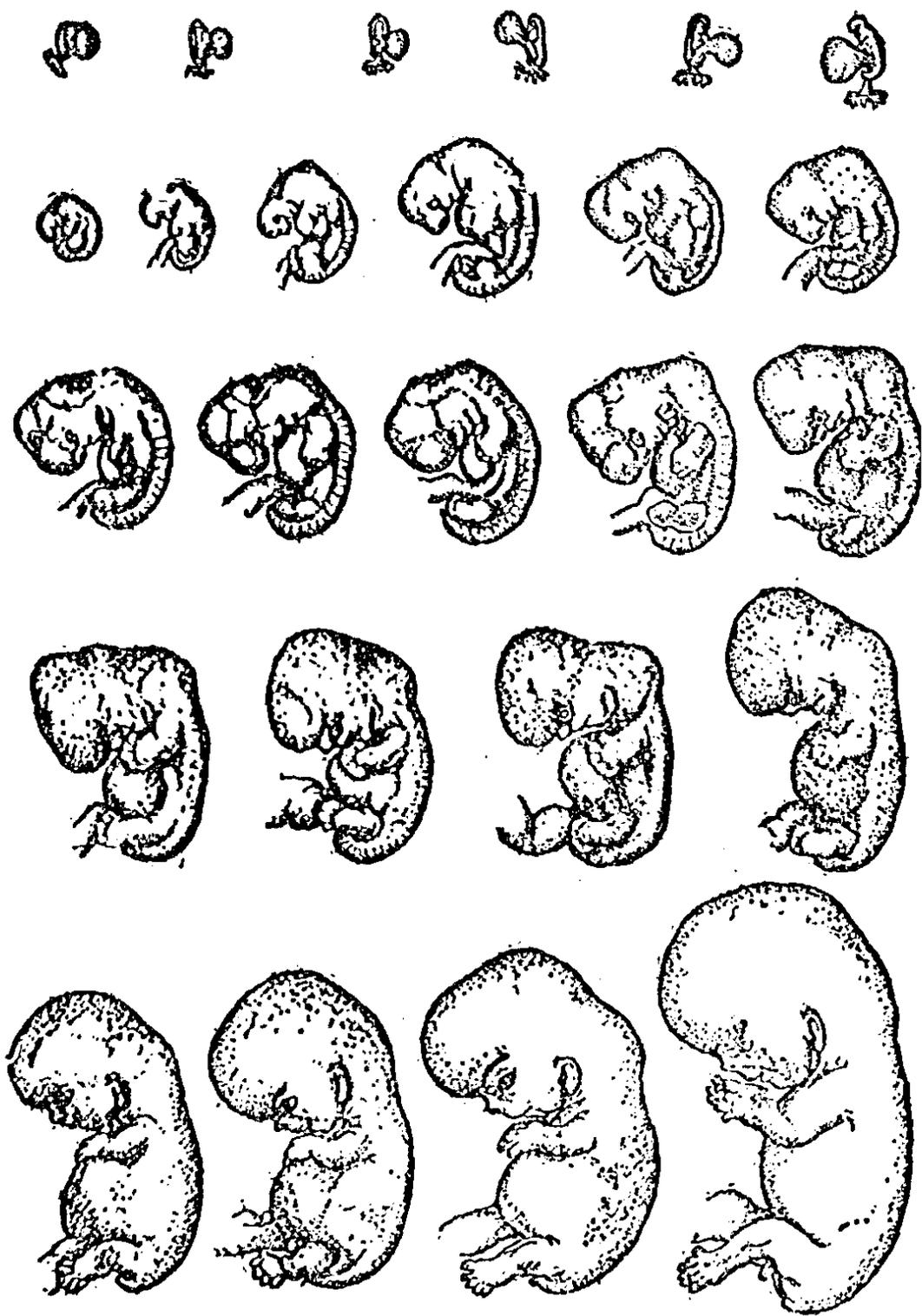
人類胎兒有着尾巴，而且是比一切動物還



人類的卵子。它的周圍浮游着許多細小的精蟲。當精蟲有一個鑽進卵子內部時，卵子便受精，開始發育成人。



一種最簡單的生物——阿米巴。在它身上長着許多假足，可作在水裏運動和捕捉食物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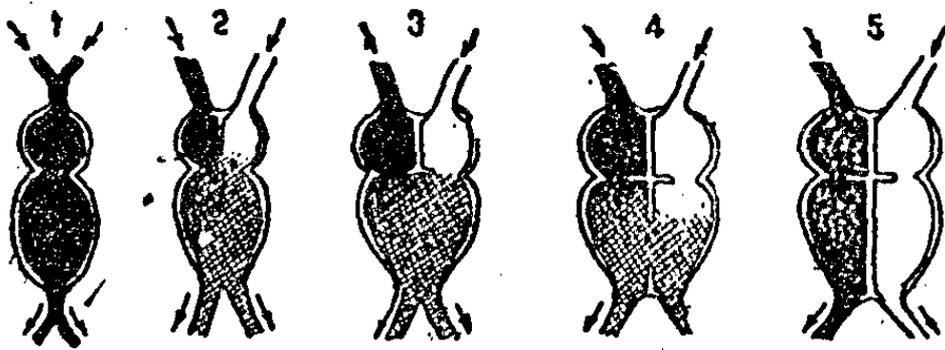


人類胎兒發育的各個階段 指明人類胎兒發育的初期,極像動物的胎兒。

長的尾巴。這是由許多脊骨構成的，在發展的第五第六星期中特別顯露。後來才逐漸縮短，因為其中的一些脊骨散開着，消滅着。那些還遺留着尾脊骨合生起來，形成了所謂「尾椎骨」。尾椎骨在成年人中，它的位置是在骶骨之下，感觸性很強。

這樣看來，人類胎兒，在開始發展時候，很像最簡單的單細胞動物。它起了很多變化，它跟成年人相似的地方只是微乎其微。

觀察人類胎兒的心臟的發展，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大家知道，人的心在胸腔裏，是由四個心房（二個心室和二個心耳）構成的。可是人類胎兒發展的初期，它的心臟的構造，只有二個心房，也就是說，是由一個心室和一個心耳構成的，這完全跟魚類一樣。



各種脊椎動物心臟解剖圖

- (1)魚的心臟 (2)肺魚的心臟 (3)鯢魚的心臟
(4)蜥蜴的心臟 (5)鱈魚的心臟

過了不久，它的心臟由二個心房變為三個心房（二個心室和一個心耳），這完全跟兩棲動物一樣。隨後，雖已變為四個心房，但它跟爬蟲類（如蜥蜴）的心臟一樣，左右彼此沒有嚴密的分界，是相通的。到了最後期，這個互通的窟窿才慢慢閉塞起來，成為像成年人一樣的心臟形式。

懷孕了五個月的胎兒，它的形態就完全像人一樣，可是除了手掌和足趾外，全身都蓋滿着密密的短毛。甚至在額上，頰上和鼻樑上都長着絨毛。而在那以前是尾巴的地方，有着一束真正的捲毛，用手指可捲撚的。在這個階段中的胎兒的形態，類似高級的猿人。它的毛一直到了產前纔脫掉。

懷孕中的胎兒，在第十週前還不能確定它屬於那一性，那怕這期間它已有性器官了，無論是男性，無論是女性，他們的性器官都一樣。因此，這階段中的胎兒，可說是兩性物，也就是說，很難確定它是男性或是女性。到了十週後，胎兒纔逐漸把性的徵象明朗化，由兩性物變為單性物。

是不是變為完全的單性物呢？

不，每個成年男子都留有着一些在母胎中的性的發展的痕跡，例如胸上有着一對完全不必要的乳頭，那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此外，我們也常常見到兩性的人。這種人，說他是男人又不是男人，說他是女人又不真是女人。他的性器官，好像是男性的，又好像是女性的。

胎兒的發展和獸徵

由此可知，人類胎兒有着許多特質，那是跟成年人完全不同的。假如信仰人是上帝手創的亞當和夏娃的後裔，那麼，這個問題要怎樣來解釋呢？無論那一個僧侶，傳道者，牧師，對於這個問題，都不能給我們以任何的回答。

科學利用這些既存的事實，解釋為什麼人類會有獸徵。有尾巴，有毛，或兩性人的出現，是由於他們在胎兒發展階段中，發展得不規則或是變異所引起的。胎兒中的一些特

徵，通常在產後都是要消滅的，但是有一些人一生卻仍然保留着，這是自有其原因的。

但是人類胎兒中的這些特徵，究竟從哪裏來的呢？對這問題，科學已經得到了一個正確的回答。這些特徵的存在，正證明着人類是從動物界中演化出來的。

胎兒中的鰓孔的存在，證明人類遠祖是用鰓呼吸的水生動物。胎兒中的尾巴的存在，說明最接近人類祖先的動物是有尾巴的動物。而胎兒中的毛的存在，正說明這些有尾巴動物是蓋滿着細毛的。一句話，人類胎兒中的一切特徵都找到了自己的解釋，證明了人類是從動物進化來的。

偉大的德國自然科學家赫克爾（一八三四——一九一九）底研究成果，使我們對這解釋明白得更清楚。赫克爾是一個最優秀的達爾文繼承者，他在一八六六年，研究了各種動物的胎兒發展，發現動物的胎兒發展非常像人類的胎兒發展。這個事實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它給人類起源問題以一個清楚的解釋。赫克爾找到了；根據人類胎兒的發展，可以判斷人類產生發展的總趨勢。

人類胎兒和動物胎兒

遠在十七世紀初期，以發現血液循環而聞名於世的英國科學家哈維就給我們指明：「一切動物都是從卵子來的。」他的這句話說明了各種動物都無例外地是從卵子開始發展的。也就是說，各種動物是從單細胞體開始的。赫克爾研究了胎兒發展，發現着各種動物的胎兒的發展初期，彼此非常相似。他給這個事實做了一個詳細的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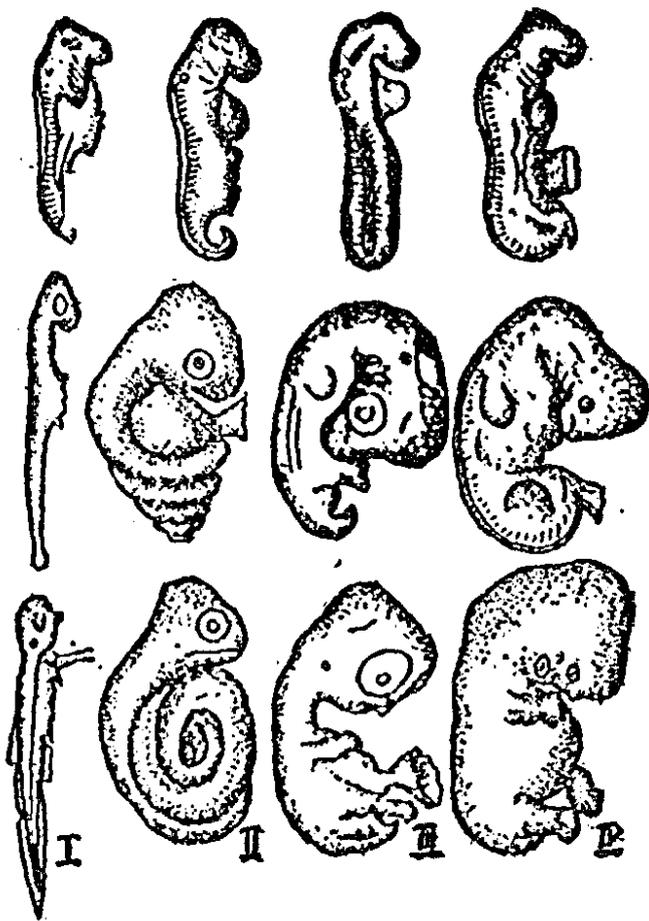
假若我們面前排列着許多胎兒：蚯蚓，梭魚，青蛙，烏龜，雞，豕，狗，猿，人。我們看見這些成年期的有機體，是多麼不相像呀！在這裏，有無脊椎動物，有低級的脊椎動物，也有高級的脊椎動物以至人類。可是我們在他們的胎兒初期發展中，看見他們彼此這麼相像，相像得使我們幾乎無法分別它是狗是人……只有到了他們的胎兒發展最後階段，才多少可以辨認他們各自本來的形態。

胎兒發展時間越長，他們中間的差別也越明顯。這無疑地證明高級動物是由低級

動物進化來的。

我們觀察一個跟這相關連而極有趣的現象：就是高級動物的胎兒逐漸複雜化的現象。高級動物的胎兒發展，必須經過類似低級動物胎兒發展那些階段。

人類胎兒在發展的一定階段中，先像蚯蚓；後來像魚，蝌蚪；最後像哺乳動物。人類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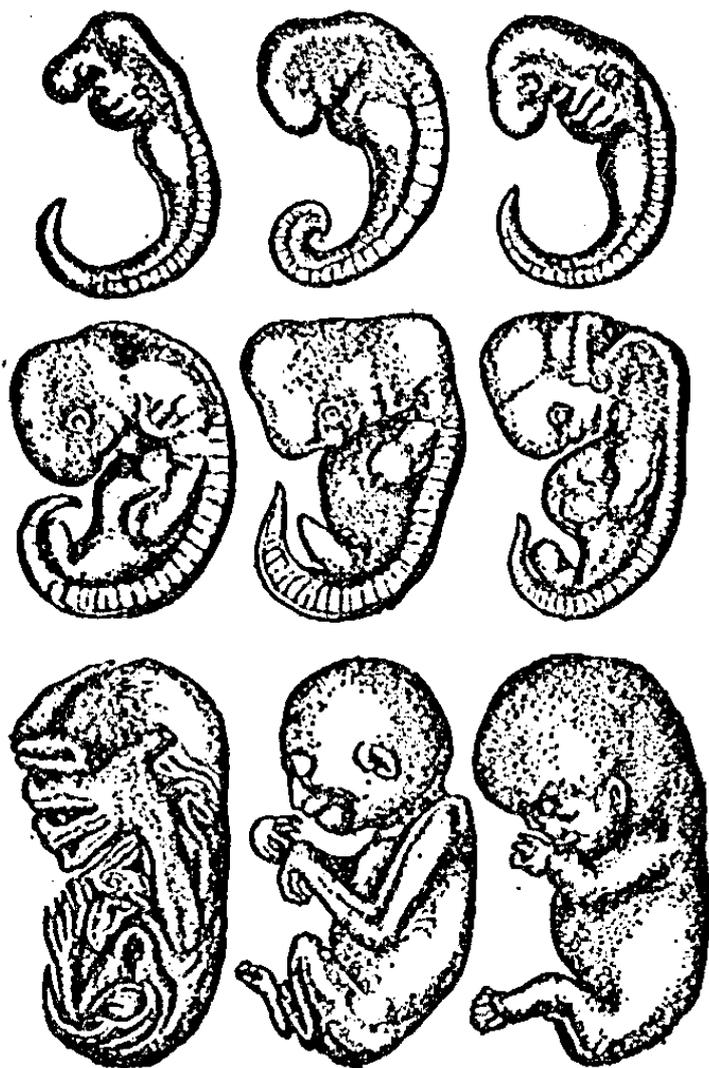


胎兒發育比較圖

(I)沙魚 (II)蛇 (III)雞 (IV)人

兒發展到最後階段，跟高級猿類胎兒的發展一樣。

這些事實到底給我們說明些什麼呢？它們證明一切動物都在胎兒發展中，刻描着自己遠祖的標印。每個個體底發展，是許多從前動物體的簡略重複。換句話說，各種動物在自己發展中，似乎是簡單地重複着過去自己種族的形貌。



胎兒發育比較圖

(左)飛鼠 (中)長臂猿 (右)人

如果明白了青蛙的發展，那麼這個極端重要的結論是容易理解的。大家知道，青蛙在水中放卵，而且每顆卵就是一個細胞。從卵孵出蝌蚪，蝌蚪最初像魚，生長在水裏，用鰓呼吸，後來長着腳，緩慢地消失了尾巴和鰓，變為青蛙，生活在陸上，用肺呼吸。

所有這一切，指明着單細胞動物是青蛙最遠的祖先，而用鰓呼吸的水生動物是牠比較近的祖先。原來青蛙從卵（單細胞）開始了自己的生命，在短短的時間中，重現着牠的種族發展過程的最一般的輪廓。

因此，科學斷定：每個個體在胎兒發展期中，都重現了自己種族形成的各個發展基本階段。所以，研究任何有機體從卵細胞到成熟的發展以後，便可以確定這個有機體從最早的一直到現在的祖先所通過的一連串長列的形式。

胎兒通過的各個發展階段，給我們指明動物自己種族發展過程的一般傾向。這顯然地確定着：各種高級有機體（人類也包括在內）是從低級有機體，在長時期中經過不斷的自然變化而來的。

人類胎兒發展底研究，使我們知道：人類胎兒的發展簡略地重現了整個動物界發展的一般過程。任何超出動物界範圍外的特殊性都沒有。這就是說，不能夠說什麼人類是某個神的特別命令造成的。我們完全清楚：人類是動物經過不斷的自然發展而演變出來的，也就是說，他的起源是一般的。人，不是神話中的亞當的兒子，而是哺乳動物的代表。

四 動物體爲什麼起變化和怎樣變化的？

生物體會起變化嗎？

我們認爲人類起源於動物界中，自然囉，我們這個論點，跟那些宗教徒是澈底不同的。宗教信徒相信人是神造的。

人類從動物進化來的這個觀念，是跟生物不斷改變着自己形態這個觀念分不開的。

天才的學者達爾文，於一八五九年出版的著作中，引據許多事實，把聖經的神造說澈底駁倒了。聖經記載每個動物體（包括人類）的形態是預先定下來的，一下子出現的，而且是永遠不改變的。根據達爾文的意見說來，一切動物（包括人類）顯然是彼此

相關連的。各種動物形態是經過不斷的逐漸的變化過程而來的，是由這一種進到別一種的。這不是一瞬間的事，而是經過非常長的時間，計算起來，大約有幾萬萬年。

我們同意達爾文的學說，一切現在的物種都是從跟牠們不相同的祖先產生出來的。所有現存着的動物，不是別的，正是由那些老遠年代裏生長在地球上的動物變化來的，革新來的；也就是說，正是那些地層裏發掘出來的動植物化石的後裔。

有機體化石的研究說明些什麼呢？它充分地證實了達爾文的物種變異說。它說明了老遠年代裏的動植物跟現代的動植物極端不同。

在太古時候，地上沒有人，沒有哺乳動物。最初只是繁殖着植物，後來纔生長了動物，因為動物是附屬植物而生存的。當時，一切生命集中在海裏，海裏繁生着許多種類的水生隱花植物，海綿類，水母和甲殼類。

經過了幾百萬年後，海裏纔生長着魚類，然後，生命又開始從水裏逐漸轉移到陸上來。陸上最初出現的動物，是近似現在青蛙和鯢魚這類的動物。這些古代的兩棲動物形

狀龐大而可怕，跟現代的青蛙，鯢魚不同。

又過了幾百萬年，蜥蜴類，鱷魚，龜，蛇等類的近親動物大大擴展起來了。在海裏，浮游着大蜥蜴，在陸上，涉行着巨大的怪獸，而在空中則飛翔着各種蜥蜴，形狀類似神話中的龍：長着翅膀，像飛鼠一樣，巨大的頭伸出可怕的尖牙巨齒。這時候，最初在空中出現的鳥類，形狀通常是極其怪奇，長着大牙齒。

再過了幾百萬年，這些動物永遠滅跡了。代替牠們的是哺乳動物和巨大的鳥類。後來，牠們又永遠滅跡於地上，而逐漸出現着現在存在着的那些動物了。

有機體化石的研究，顯明地指出了：動植物界不斷地起着變化，牠們的形態日新月異。

事實上，有些生物體，它們已經存在着幾十萬年久了，但它們所起的變化仍然是微乎其微。可是這自然不能說明生物體是停頓着永恆不變化的。另一方面說來；自然界中，不僅有些簡單的有機體逐漸變為複雜，相反的，並且也有些複雜的有機體變為簡單的

了。不過一般生物體的變化，主要是朝複雜化這方面走，也就是說，開始是最簡單的有機體，後來越來越複雜了。

好比，最古地層裏的有脊椎動物只是魚類，再上一層是兩棲類和爬蟲類，更上一層是鳥類和哺乳類，由此可知，越複雜的有機體出現在地球上也就越後。

所有現代存在着的複雜的有機體，都是從別種較簡單的有機體變化發展起來的。根據一切可靠的材料說來，地球上的第一批動物，是類似現在的活潑的單細胞動物，也就是類似阿米巴體的動物。

最有趣的是在研究一些已消滅了的動物形狀時候，曾經發現了一種過渡的或中間形式的動物。這種動物的結構形式，是完全不統一的，甚至頭、軀幹或足的形性是完全相反的。

例如曾經發現過一種所謂「始祖鳥」的動物化石，這種動物跟我們所知道的鳥類差別很大。從它的牙齒、頭部和脊椎看來，很像蜥蜴。可是它又有翅膀，身上蓋滿着像鳥

一樣的羽毛。這個事實，正證明鳥類是從爬蟲類發展起來的。換句話說，爬蟲類是鳥類的祖先。

關於這種過渡的痕跡，從現在澳洲的奇怪的鴨嘴獸，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這種四腳動物有着像鳥類一樣的嘴巴，而且也會生蛋，像鳥類和爬蟲類一樣，可是從蛋孵出兒子以後，卻像哺乳動物一樣，用母親的乳餵養。照這樣說來，「半獸半鳥」的鴨嘴獸。既不是鳥類也不是哺乳類，又不是爬蟲類。這是一種中間形式，是胎生動物由卵生動物進化而來的例證。

因此可以斷言，現在的動植物體不是一下子出現的，也不是照預先制定的模型製造的，而是經過久遠的時間不斷的變化，一步一步逐漸形成起來的。因為我們觀察的時間非常短促，就認定動植物形態永恆不變，這完全是錯誤的。如果我們可以生活幾百萬年的話，那時候我們就會親眼看見各種動植物逐步的變化，發生，發展和消滅的全般過程了。

變異遺傳和繁殖

很瞭然地，如果各物種都不起變化，不能獲得新特徵的話，那麼，關於任何物種的變異性，我們便無從談起了。可是機體的變異是一件瞭如指掌的無可爭辯的事實，因為每種生物都有各自的本質和特殊性。例如，當你比較二萬七千個各種各樣的貝殼標本時，無論如何，你是不能在其中找到數個，甚至是二個相同的貝殼的。

同時，變異性常常要遺傳給後代的，這也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每種生物老是在重現着自己雙親的形貌，而且把自己最特殊的性質一代傳過一代。如果某一物種出現了某種新特徵，它通常都遺傳給後一代。自然囉，只有能夠長久保存在後代的遺傳變異性，才能在物種變異中，在生物的發展上，起着顯明的作用。

物種的變異，和新動物形態的出現，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這些變化的主動力又是什麼呢？

達爾文給這個問題回答得很清楚。他說：各種動植物形態的改造，是在生存競爭中的自然淘汰的結果。生存競爭的形式千種萬類，永遠支配着整個自然界。

實際上，每種生物活着的數量，比它繁殖的數量不知少了多少倍。例如一條鯉魚每年在水中放的卵約在四十萬顆以上，鱒魚多至二百萬。假如牠們的魚仔都發展長成的話，那麼，只要這兩種魚，就很快把地上的水都霸占滿了。顯然地，由於地盤和食物的限制，牠們是無法全部長成的。

在太陽底下，動植界彼此爭奪地盤，進行着鬪爭，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實。生物的鬪爭，有時是流血的，所以在許多地方，一種生物常常作為別種生物的食物而消滅掉。假如生存競爭進行得比較不殘酷的話，那麼它們便不能給自己的食物和後代得到保證。一些剛產生出來的有機體，由於飢餓、寒冷、乾燥、敵人等等，而成千成萬地遭受着死亡的命運。因此，各種生物都不容易獲得「真正」的自存和繁殖。它們每走一步，就碰到無數阻礙，不幸，危險和困厄。到處，我們眼睛所能見到的地方，不管是綠色的茂密的森林裏，不

管是廣闊無邊的平原上或是幽靜柔和的草原上，不管是平靜的綠色水面上或是波瀾翻騰的巨洋大海裏，不管是空中……等等，我們都可以看到生物彼此不停的鬪爭，看見牠們與圍繞着牠們的自然界進行着殘酷的鬪爭。每一分鐘，每一秒鐘，成千成萬的生物死亡着。在這生命的宴會中，正是所謂「被招待的多，而當選的少。」

因而達爾文寫道：「我們把自然作為狂歡的樂土，我們時刻看見富豐的食物，但我們沒有看見或是忘記了：那些在我們周圍，逍遙自在，且歌且樂的禽鳥，大量地撲食昆蟲和昆蟲的卵子，如此肆無忌憚地不斷地毀殺生命；我們忘記了：這些歌者以及他們自己的卵子，卻被狡猾的猛禽和兇獸吞食了；我們一向沒有注意到，假如豐富的食物存在，只是定期的一瞬間的事，那麼便不能說一年四季都容易獲得食物的了。」

照這樣說來，在大多數被壓倒的場合中，我們不僅看到了鬪爭的進行，並且看到了死亡的行進。食物，地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及各種生存條件，是不夠所有的有機體分配的。

適者生存

挨過了生存競爭而保存着自己的生命的幸運兒，到底是誰呢？不是那些碰到敵人而能戰勝敵人的，就是那些具有能適應客觀條件特性的。有機體最爲重要的，是能獲得食物，能對敵人作戰，以及能適應不利於己的客觀環境，而且能克服之。

應當注意的是：一切動物乃至一系動物，絕不會產生兩個真正全完相似的子孫。不僅是孩子不像雙親，不僅是胞兄不似胞弟，就是雙生兒也有些少不同。植物、動物以及人類的性狀是變化的，而且一切生物的許多特性和本質是有分別的，有些性質在後代中逐漸穩固，變成爲遺傳性。

實際上，各種各樣的性狀，所起的作用並不一致：其中一種在某客觀條件下是有利於動物的，另一種呢？則無利也無害，第三種呢？——甚至有害。生物保留着有利的性狀，例如在某條件下，牠們的牙齒比較尖銳，而在另一種條件下，牠們的腳較長，或是聽覺、嗅覺

較敏銳等等，這爲的是更容易獲取食物和迅速逃避敵人的傷害。也就是說，牠們若具有較多利己的性狀，牠們的生存便較長久，牠們的子孫也較多。牠們通常把自己的性狀遺傳給後代。至於說到其他保留着有害或是無害也無益的性狀的生物，牠們便不容易存在，遺留的後代不多，甚至是很快要被消滅掉。

由此看來，在生存競爭中，只有那些最善適應各種客觀條件而生活的有機體，才能生存。比較不完全的生物死亡着，自然界撲殺了牠們。因此，著名的蘇聯生物學家 A·蒂米列索夫寫道：「在各種生物之上，永遠懸掛着一個問題：活呢或是死呢？只有在每一生存的時間中，那怕是一秒鐘，在任何條件下都能表現比自己的敵人更優越的有機體纔能保有生存的權利。在生存競爭中，特別善於競爭是決定的主因；任何別種因素是無意義的，就是說，最完善的生物必然會存在，這是生存鬭爭過程的結果。淘汰是不擇對象的，自動的，盲目的，無情的，在無數年代中永遠不斷的，而且是繼續進行着的。不管是外表的巨大的特性，不管是內部微不足道的構造，只要它們是有利的，這種有機體就被保存。」

生活條件底適應

是不是說：最強最有力最機敏的有機體，永遠都勝利呢？不，絕對不；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地球上留着的，恐怕只是那些巨大的猛獸了，因為弱小的動物無法跟牠們鬪爭。實際上，問題不在於體力的充足，武器的兇猛，而是在於對各種生存條件的適應性。

一些動物，具有敏銳的視覺，聽覺，嗅覺——這使牠們容易找到食物，迅速發現危險。另一些動物，卻很善於抗拒不利的困厄的條件，較易渡過嚴冬或是久旱，以及諸如此類的厄境。更有一些動物，牠們的腳跑得特別快，因此逃避敵人也較容易。還有一些動物，由於牠們的顏色非常像周圍的環境，或是牠們的形態和周圍完全一致，使敵人看不見牠們，牠們可大意地尋找食物。例如北極的動物，牠們的顏色像冰雪一樣白，可以在冰雪裏過着生活；又如沙漠中的動物，牠們的顏色像沙。

類似兩隻野獸採取直接鬪爭的形式的這種情形較少。無聲無息地，頑強地跟不利

於己的生存條件作鬪爭，欺騙敵人……等等情形較常見。

在生存競爭中，最能適應的有機體便得生存，達爾文稱這為「自然淘汰。」達爾文指出：盲目的不可抗拒的自然過程作用結果，也就是說，不善適應的有機體絕滅的結果，便永恆的然而極緩慢地發生着「特徵的消散。」這就是說，動植物形態不斷地起着變化，由這一種動植物變為別一種動植物。

農業上是怎樣改良生物品種的？

有豐富經驗的農民早就知道動植物品種是會起變異的。利用這種變異性，可以創造合乎自己願望的新品種。

在美國，有一個農場，曾經養了一隻畸形的牝羊仔。牠的背脊很長，腳彎而短，這種畸形的畜生，在農場經營者的眼中看來是很有利益的，因為牠不能越過羊欄。後來這隻牝羊長大了，傳種了，牠的畸形的特徵——長背和短足——都遺傳給後代了。這樣短腳的

新羊種完全跟我們所知道的羊種不同，但現在人們已停止牠們的生產，牠們已滅跡了。畜牧家和禽鳥家，就這樣在各種條件下進行選種。他們重視最細微的「畸形」重視動物器官的有利於人類的最細微的偏向。他們選擇了這樣的動物，使牠們交配，把這些偏向留給後代。結果，各種新品種——狗，牛，豕，兔，雞，鵝，鴿——都得到了。

同樣，許多園藝家也依照這樣的方法在植物中進行選種。他們選擇了植物的一定性狀，利用植物的花粉的交配，使牠們達到我們預期的目的，也就是說，使牠們產生許許多多對我們有價值的植物，如甜菜種，小麥種，白菜種，果實種等等諸如此類的好品種。

在農業上，有利於人類的動植物的特別無意識的淘汰，隨着時日的增長，一天一天地多起來了。而且由於達爾文學說的啓示，創造動植物新品種，已是積極地用有意識的選擇方法在進行着。對於選擇植物品種這方面，特別有成就的是逝世不久的兩位學者，即蒲班克（美國人）和米朱林（蘇聯人）。他們發現了許許多多完全新而有價值的植物品種。

例如，蒲班克所造成的李子，中間沒有堅硬的核，而只是一塊柔嫩的膠質的東西。還有黑莓，覆盆子和無刺的仙人掌等，都是很特別的植物。

米朱林創造了冬葡萄，北杏，梨，蘋果，草莓等等新品種。他是一個真正的自然改造者，他指出人們可能照自己意志，有意識地改造植物的遺傳性。他說：「我們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賜；我們的任務是從自然中去提取它們。」

這樣，我們可知動物界是能發展，能變化的。在我們所舉出的例子中，我們知道變異是可通過有意識的，合於我們要求的淘汰方法進行的。人們保存了那些他們所期望的變異，而消滅了那些他們所不需要或是有害的變異。

這樣的選擇方法，稱為人工選擇，因為它不是自然產生的，而是人爲的。人們有意識地選擇那些能遺傳有益性狀的有機體。

達爾文提出了自然淘汰這個觀念，自然淘汰把生物界中產生的那些問題，解釋得很清楚。

達爾文問道：有機體能變異嗎？可以的，他證明變異是生物的通性。隨後他又發出一個問題：變異能遺傳嗎？會的，他斷言變異含有真正的遺傳性。其次，達爾文注意到這個問題來了一切動植物胚胎的形成，比它們發展成長起來的多了許多倍。這是因為被生存資料的局限性所制約着的緣故。因此，達爾文認為生物界中永遠發生着生存競爭，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最後，達爾文做了一個永垂不朽的結論：生存競爭中，優勝劣敗。

因而達爾文指明了：在生物界的發展中，任何超自然的，神祕的現象都沒有。達爾文的學說對準着宗教的腦殼，給予一個致命的打擊。

五 什麼動物是人類最接近的祖先？

人和類人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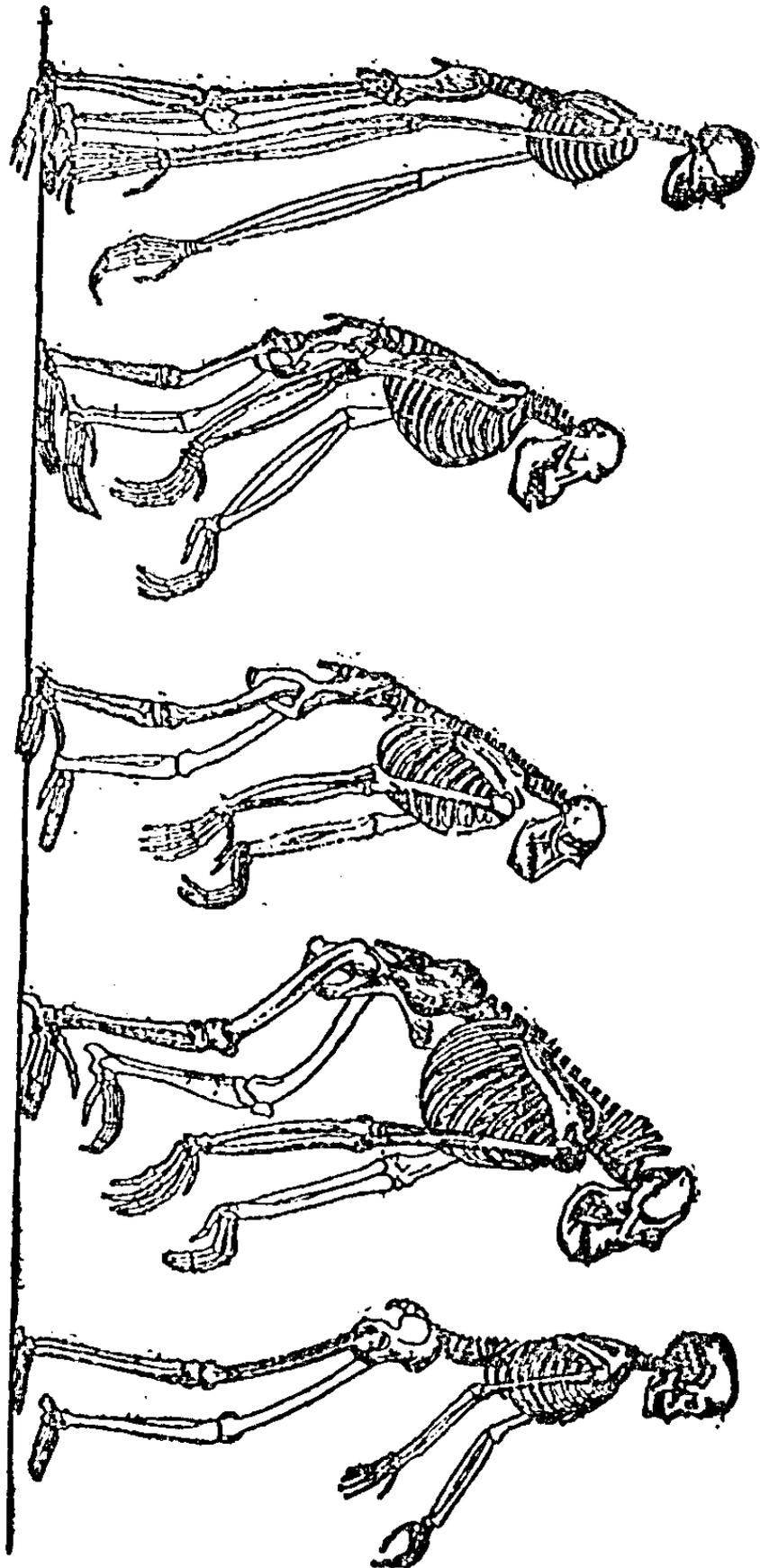
我們所列舉的一切事實，到底證明着什麼呢？它們最正確地給我們說明：動植物種是能變異的，人類是從動物進化來的。這就是說，一些物種是從另一些物種產生的，而人類也是從別一種較高級的動物產生的。可是人類的祖先是誰？人類最接近的親族是誰？什麼動物較接近人類呢？

如果只就外表來說，是絕對沒有的。在人和牛或是野豬中，不能找到與人的類似點。但談到高級猿類——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長臂猿——的時候，凡是看見的人都說：牠們像人。

人和高級猿類的相似性很大：一些野蠻人認爲猿是「人的變種。」蘇門答臘島上土人（在那裏常常有一些最像人的類人猿往來，）稱類人猿爲「猩猩。」「猩猩」在他們的土話裏，是「森林裏的人」的意思。他們認爲猩猩也會說話，只是害怕人們不給牠們工作，所以裝聾作啞。

在猿類中，照我們看來，跟我們最有密切關係的是高級猿類，可分爲四種：黑猩猩和大猩猩（生長在非洲，）猩猩和長臂猿（生長在東南亞和馬來亞羣島上。）所有這些猿人，都是熱帶森林中的住民，牠們的器官適於樹上生活，牠們沒有尾巴，從牠們的外表，面部表情或行動姿態以及軀體構造等等看來，非常像人。另外一些猿類，如長尾猿，獬狒，獼猴……等等，都有尾巴，人們稱牠們爲狗猿或是低級猿類。

科學家發現人，高級猿類，低級猿類等的身體構造，有着很多類似的特徵。在猿類的面孔，手掌，足蹠以及指和趾上，通常都長着多餘的毛；而在牠們的指頭和腳趾上都生着扁爪，與其他動物的鉤爪不同；無論人類和猿類，他們的眼睛都是生來向着前面的，牙齒



人和高級猿類的骨骼圖 (1)長臂猿 (2)猩猩 (3)黑猩猩 (4)大猩猩 (5)人

都是三十二個，胸上都長着一對乳頭；猿類像女人一樣，有按期的月經，懷孕期間是七個月至九個月，一胎通常只有一個仔。

特別明顯的是：這些猿的胎兒，在胎內發展期內，非常像人類。人類胎兒和類人猿胎兒，較易分別的是在胎兒發展的後期。我們眼看到的剛出生的類人猿嬰兒，比較成長了的類人猿，更像人類一些。

類人猿通常是全族羣居於一個森林裏。白天，雄的為全羣警衛，抵禦野獸攻擊。夜裏，則一起睡在樹上。

類人猿智力相當的高。牠們有特殊的判斷力，能發同類間互相可以了解的聲音。類人猿對親生兒子非常關懷，甚至那些沒有父母的孤兒，牠們也同樣撫養。

動物園裏的類人猿對人是習慣了，牠們容易懂得人類的習慣。當你褒獎牠們時，牠們便快樂；相反地，你譏笑牠們，牠們便生氣。類人猿好奇心強，愛玩耍；模仿性也強，所以牠們很快便學會了早上穿衣服和用刷子洗牙齒以及圍在桌子邊吃東西，同樣能使用器具：如刀叉等等。許多類人猿一樣嗜好喝茶，咖啡，酒以及抽煙。

所有這些事實，難道還不夠使我們瞭解：人類和高級猿類有着密切的親屬關係嗎？

人和猿的區別在哪裏？

自然囉，類人猿儘管在身體構造上跟人類相像，但人類有許多特徵到底跟高級猿類不同。人跟猿的不同地方，是被人類的最近祖先所進行的完全特別的生活方式制約着的。

類人猿的前肢，或者說牠的手吧，構造像人，可是它特別長，因為猿類攀樹是憑藉着前肢的。

類人猿的後肢，或者說牠的腳吧，一般說來，跟人類的腳也沒有多大分別。可是它比我們的腳短些，而腳趾卻長些，大趾呢，稍呈鉤狀，也就是說腳的大趾像人手的拇指，跟其他四個趾頭分離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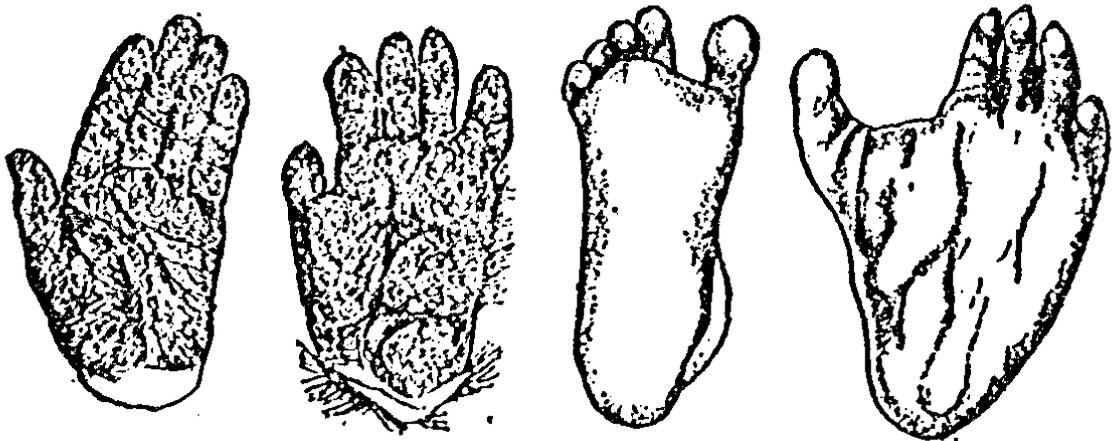
無疑地，類人猿的腳的構造，所以會是這樣，正是由於牠們的樹上生活條件所引起的。大家知道，有些野動物，可以極端自由地運用牠們的腳趾，沿着樹木攀上攀下。

類人猿可以用腳摑住樹枝和攫取別的東西，像用手一樣。因此，從前稱類人猿為「四手類」。

人是兩腳動物；他們利用下肢來直立和直行。人類的腳的構造，除了形狀跟類人猿相似外，多少還是有分別的。有一種大猩猩，腳特別有勁，走起路來像人一樣。這是由於這種大猩猩已不在樹上生活，而習於在平地上生活的緣故。

總而言之，人類所以異於猿者，是他能直立直行。高級猿類雖然也會直立，甚至直行，但是走起路來多麼不自然不靈活啊！牠們走的時候，雙腳是彎曲的，有時要展開兩手來保持平衡。

由此可知，類人猿的確有直行能力，但人類的直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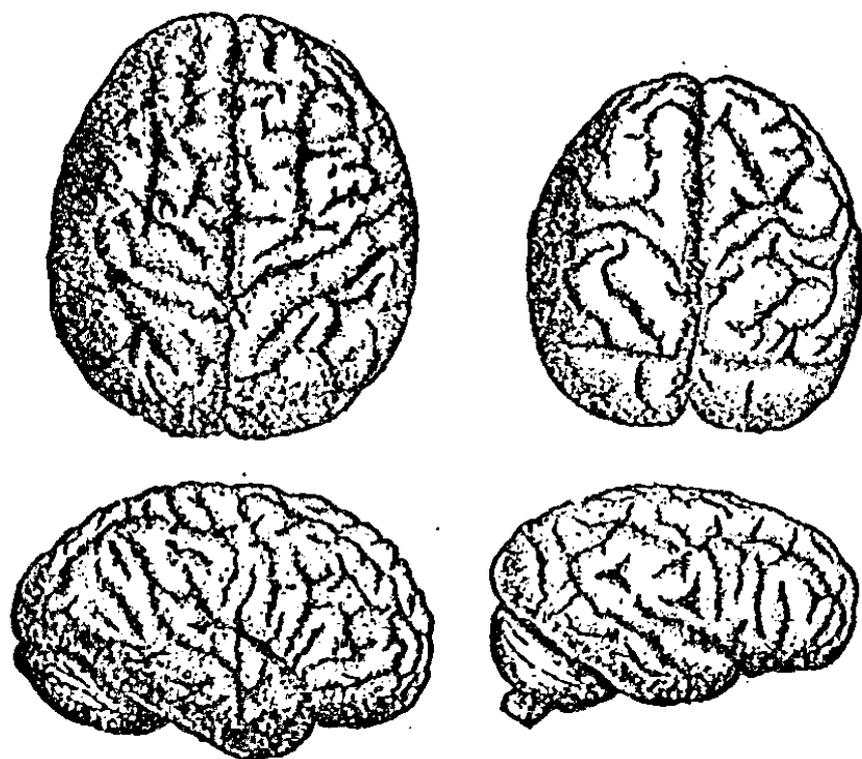


(1)人的左手掌 (2)黑猩猩的左前掌 (3)人的右足 (4)黑猩猩的左腳

發展到最高階段。可是從這種情形，怎不叫我們推想到：人類祖先變為直行的兩腳動物，是他們從林中的樹上生活移至開曠的平地生活的結果呢？

在步行中，由於身體的垂直，上肢便也停止步行勞動的任務。因此，手可以變為攫取東西的特別器官，於是手的構造也必然起了大大的變化了。手的大拇指變得更自由了，與其他四隻手指朝着相反方向對立着，結果，手變為「工作器官」，也就是說，手能適應各種勞動過程了。

人類跟高級猿類最大的區別，可以在頭部找到證明。類人猿的腦比人類的腦幾乎小了三倍，因此類人猿的前額非



人腦(左)和大猩猩腦(右)

常扁平，斜傾於後；人類的腦殼看來比類人猿的腦殼大了許多。這樣一來，高級猿類的智力發展就大大地不及人類了。

但不可忽視的是：類人猿的智力雖不及人類，可是卻超出任何其他動物之上。我們在動物園裏看到類人猿學習算術，能算到十的數位，我們同樣也看到牠們能分別各種顏色，以及模仿人們的許多動作，這都說明類人猿的智力是不差的。

幾個實驗

歸根到底，人是唯一無二的動物，人是能製造工具的聖手。達爾文寫道：「假如類人猿看得清楚自己的話，牠一定會承認自己雖然會考慮掠奪菜園的計劃，雖然會用石頭來打仗和打堅果，可是談到用石頭製造器具，卻遠超出自己能力之外。」

因此，達爾文認為類人猿是不能技巧地製造那些即使是最簡單的工具。可是最近曾經有人對類人猿做過試驗，證明達爾文這句話不完全正確。原來，這些類人猿在必要

時也能製造簡單的工具，也就是說，類人猿在一定限度的勞動活動中，完成了獲得自身目的的活動。

這個實驗，著名的德國科學家科勒曾經做過，後來蘇聯的許多科學家又加以證實。實驗是這樣：

在類人猿籠外放一串香蕉，距離不遠，可是牠伸手拿不到，因此，牠爲了要拿到這種好吃的香蕉，便不能不想出一個巧妙方法了。當香蕉距離類人猿不頂遠時，牠使用身邊的棒子拿到香蕉，也就是說，類人猿利用身邊的現成工具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當香蕉放在距牠遠一點的時候，牠儘管花了許多力量，利用身邊的棒子，總是達不到自己的目的，這樣，牠便又不能不利用最複雜的工具了。

給類人猿兩根竹竿，大小不一，可是舉起任何一根都不能拿到香蕉。要拿到香蕉，就非接合兩根竹竿不可。這時候，類人猿表現出自己的本領來了：牠把兩根竹竿拿起，耍了好久，最後偶然把兩根竹竿接成一直線，把一根竹竿較細的一端，插到另一根較粗的一

端裏去。那時候，類人猿貼近籠邊，伸長着竹竿，開始把香蕉往自己這方面鈎，達到目的了。如果牠最初不能把竹竿接得很好，或是把粗的一根接到細的一根上，拿起來的時候感到不方便，類人猿仍是不慌忙的，牠會掉轉竹竿頭，總把竹竿接到可以幫助自己達到目的為止。

還有一個實驗，當你給類人猿一根竹竿和一塊木片，自然囉，木片是插不進竹竿孔裏去的，這時候，牠使用牙齒啃咬木片。把木片咬細一些，一直咬到能插進竹竿去為止。從這種情形看來，可知類人猿本質上是能夠使用人造工具達到自身的目的的。

當然，這只是最粗笨地使用人造工具，跟人類的勞動活動，稍稍近似而已。可是實際上這很夠確切證明人是從類人猿進化來的這觀點了。

在自然環境中，在自己實際生活中，類人猿並不製造最簡單的工具，而只是利用現成的工具（如木棒，石頭等等。）可是值得重視的是：製造原始工具的能力，在類人猿中確實存在着。

類人猿是人類的血親

我們所舉出的人與高級猿類是同類的一些間接證明，儘管是確切不移的事實，可是科學並不就這樣自滿於這些研究。科學繼續研究的結果，又給我們一個最直接，最確切的證明：人與類人猿是同血種。

科學家發現真正是同系的各種動物，牠們的血液本質上是相似的。而完全不同系的動物，牠們的血液的區別極大。現代醫學中，經常從別一個人體上向這一個人體上移血，結果雙方完全沒有害處。

著名的科學家弗里丁達利指出過：假如從一種動物輸血到別一種同類的動物身上（如從驢輸血於馬，從狗輸血於狼，）那麼，這兩種動物體上的血並沒有起任何變化，一樣平安地活着。假如在完全不同類的動物體上實行輸血（如從貓輸血於家兔或從狐狸輸血於野兔，）那麼，那種被輸上血的動物體內的血，一定起變化，結果死亡了。這就

是說，根據一種動物的血液，能夠影響別種動物的血液這一實驗，可以斷定牠們彼此的血屬關係的程度。

移人血於低級猿類和其他哺乳動物體上能起破壞作用，而移於類人猿中則不然，這個事實就可斷定人跟高級猿類是同類的動物。從血統上說來，類人猿是人類最接近的血親。

同樣我們看見了：類人猿能感受人類的傳染病。例如，從前認為是「人類的特殊病」的花柳病（梅毒）也會傳染到類人猿體上。在人與類人猿體上的寄生蟲大多是相同的，特別是跳蚤。

人類和高級猿類的共同根源

因此，人類跟類人猿有着共同血統的親屬關係，這一點也不能再懷疑了。人不僅從身體的構造上說來是動物，就是從產生的根源上說來，也是動物。這就是說，人類出現的

歷史只是整部動物史的一部分，只是整個動物界發展史的一頁。

達爾文首先指明這事實的最大的確實性。他從一切所知道的事實中，找到一個永垂不朽的結論：在類人猿中可以看到人類底最接近的親屬。在這裏，他認為不管是人類，不管是高級猿類，無疑地，他們的產生根源是同一的，也就是說，他們有一個同一的祖先。人和類人猿，正像同一主幹上的兩條樹枝。

人不是神話中的亞當和夏娃產生的，而是猿類的後裔！這是完全可以確定的。

達爾文的這個科學研究成果，無論如何，自然是不為人類的神造說的擁護者高興聽的。達爾文根據這個結論說道：「人類是起源於某種低級有機體的，儘管我覺得抱憾，儘管許多達官貴人們覺得不舒服，可是未必就可以否定我們是從野蠻人產生的這一事實。當我初次在南美火地島海岸邊看見野人的時候，我便蒙受了一種驚異的感覺。我的這個記憶從未消失過：因為這一瞬間，在我腦裏立刻來了一個想頭：我們的祖先是怎樣的？這些人的裝飾是那麼粗笨，全身裸露，嘴上掛着涎沫，頭髮是那麼長而散亂。他們的

而部表現着殘忍，驚異和疑惑。他們不懂得任何技術，他們捕獲食物正像野獸一樣；他們沒有任何政治，他們對待不屬於他們這小族的敵人是無情的。那一個在自己國中看見了野蠻人的人，將會認為他的血管裏流着某種較低賤物的血液不是一件羞恥的事。至於說到我，那我寧願作為勇敢的小猿的後代，這種小猿爲了要拯救看護自己的老猿的生命，不怕任何兇惡的敵人，老猿是從山上下來，帶領着年青的同伴通過大隊的猙獰的狗羣的。我卻不願作為野蠻人的後代，因爲這些野蠻人使自己的敵人痛苦來作為自己的享樂，攜着血滴淋漓的犧牲品大搖大擺，殺死了自己親生兒子而沒有半點良心上的譴責，虐待妻子像奴隸，不懂羞恥，信仰最蠢笨的邪教。」

當我們談到人類起源於類人猿動物的時候，通常免不了要問道：這是不是說——人類就是從現代的類人猿產生來的呢？我們可以完全確切地回答這個問題：不，絕對不！人和現代高級猿類只是祖先同一而已。人和現代高級猿類的親屬關係不是直屬的，也就是說不像父母與兒子那麼直屬，而是像同一主幹上的樹枝一樣，不是這條樹枝

是那條樹枝生的。人和高級猿類的親屬關係，正像生在「生命樹幹」上的兩條樹枝關係一樣。

人類不是從現代的某種類人猿產生的，而是從地下發掘起來的類人猿化石產生的。換句話說，我們的類人猿動物祖先早已滅跡了。可以想像得到，人和現代的類人猿有着共同的誕生根源，也就是說，不應該認為現代的類人猿是人類的「父親」，而應該認為牠是人類的「從兄弟。」據我們的推想，我們的化石猿祖，大概比現代的類人猿更可愛。

當達爾文在世的時候，這種化石遺跡還沒有被發現。可是達爾文卻深信這樣的化石會隨時日的增長而被發現出來的。偉大的學者沒有錯誤。我們現在已經發掘了許多化石，從它們可以識別現代類人猿與人類的最古的祖先是怎樣的動物。這種絕跡了的動物，根據顎骨的構造和牙齒的組織看來，像大猩猩和黑猩猩；而從另一些徵象看來，則像人。

由此可知，所有這些事實說明了：某時候地球上居住的這種類人猿恰巧綜合了高級猿類和人類的徵象。像從一個根上或樹幹上發展起來的兩條樹枝一樣，從這樣的共同祖先，一方面發展了一系現代形態的類人猿，另一方面發展了一系人類。而每一系則適應着各自的特別生活條件而生存、發展。

六 猿怎樣過渡到人？

人類——只有一個根源

我們深信人是從動物界中的猿類祖先經過自然發展方法而產生出來的。可是應注意的是：當人類出現的那時候，雖然有着許多各種各樣的高級猿類，但是給人類以產生基礎的，只是類人猿的一種。因而人類照自己的根源說來，只有一個。

事實上，在人羣中有各種各樣不同的人種。他們的皮膚，頭髮，眼睛等的顏色有分別，同樣，他們的頭髮，鼻子等等的樣子也有分別。可是這與人類起源的單一並沒有矛盾。所
有的人種，無論在精神方面，無論在肉體方面，都是相似的。各種人種的個別發展只是不久以前的事。

帝國主義的觀念論者，大吹大擂種族理論的夢話，在大喊大叫種族等級不同，硬說人種中有「高等」和「低等」的分別，這都是故意的撒謊。帝國主義的觀念論者不要臉地利用騙人的考據，想替帝國主義政策辯護而努力偽造了許多科學材料。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行，使所有足以引起人類互相憎恨的卑污的種族理論，受到了一個澈底的打擊。

史太林同志說過：「以前人們有着這樣一個想頭：世界從古代起人類便分爲高等人種和低等人種，分爲白色人種和黑色人種。低等人種是無法進入文明的，被注冊爲剝削的對象，而高等人種（也就是白色人種）是文明的唯一擁有者，被注冊爲剝削者。現在，這樣的夢話該是被科學所揭穿所拋棄了。十月革命給那些夢囈者以一個致命的打擊。這一事實，是它的最重要收穫之一。它指出了被解放了的非歐羅巴民族，參加在蘇維埃發展事業中，同樣能把真正的優秀文化和文明推向前進。一點兒也不比歐羅巴民族低劣。」

回頭來談人類起源問題，我們敢斷言：在許多化石類人猿中，變為人類的只有一種。其次，我們要知道，人類的誕生只有在某種條件下才可實現，也就是說，只有那種有着特殊的身體構造而能適應各種各樣變化着的生存條件的類人猿，才能變化發展為人類；正確點說，只有那種用兩腳直行和在生存競爭中利用着勞動工具的類人猿，才能發展為人類。

人與猿的過渡橋樑

我們的猿類動物祖先在牠完全進到人類狀態所通過的各個階段，可能得到一個具體的概念嗎？

假如人類真正是從動物發展而來的話，那麼，人與類人猿動物之間，必定就存在着一種過渡的形式。在某一定時間內，必然存在着人與猿之間的過渡形式的動物。這樣的動物現在自然是死亡了，我們只能在化石遺跡中發現牠。無論那一種具有高度發展性

的類人猿，也不能在一下子的時間中產生人類。猿變爲人類只有經過非常長的年代，經過了許多中間過渡形式，才有實現的可能。

在達爾文時代，人與猿之間的這種中間形式的化石還沒有被發現。僧侶們以及反對達爾文的人類由動物產生說的人們，拚命利用這種中間形式沒有被發現的弱點，便大喊大叫說：假如沒有這種中間形式的動物，那麼，達爾文的一切學說就都不是正確的。可是達爾文的人類的動物起源說的正確性完全被證實了。達爾文豫言人與猿之間的過渡形式的化石有一天一定要被發現，他的這輝煌的豫言同樣被證實了。

現代，科學界已發現了許多代表人與猿之間的過渡橋樑的化石體。這些化石體的研究，給人類從過去的類人猿祖先變爲現代人的過程以一個很清楚的說明。

人類化石體有三種，它們表示人類發展所通過的各個不同階段。我們祖先變爲人的過程中，最初通過的階段是猿人化石階段，其次是古代人化石階段，最後是新人化石階段。

猿人的遺跡

一八九一年，科學家裘布阿在爪哇島上發現了一塊頭骨的化石。這塊頭骨，一些人認為它是猿類的，另一些人則認為它是人類的。科學家把這塊頭骨研究了一番，證明這種動物是直行的，像人類一樣用兩腳行走，而不像猿類用四腳行走的。從這塊頭蓋骨推測到它的腦容量，可知這種化石是人與高級猿類的中間物。牠們的智力超越於類人猿之上。所有這些，說明這種動物，不是某種滅跡了的高級猿類，也不是人類，而是某種特別的介於人與類人猿之間的動物。

不久以前，一九三七年，在爪哇島又發現了這種動物的第二塊頭蓋骨，發現的地方距離第一塊頭骨不遠。這塊頭骨化石，恰恰結合着猿和人的徵象，而表現猿的徵象更加明顯，這是可以徹底確定的。

這種動物是直行的猿人。也就是說，是猿向人過渡的中間形態。活在爪哇島上的猿

人——人類的祖先，是猿變爲人過程中的第一階段。科學家稱這種非人非猿的動物爲「爪哇猿人」。

但是爪哇猿人的發見，並不是使我們對於最古代的化石人類，得到了一個完全的認識。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在中國的北平附近，同樣也發現了一

種猿人，學者稱之爲「北京人」。經過研究以後，確定他是比爪哇猿人發展得更高級，也就是說，他更接近人類。在德國海得爾堡附近發現的「海得爾堡人」的下顎骨，研究結果，知道他比「北京人」更接近於人類。

我們所知道的每一種猿人代表，都具有很着猿態，又非常像人。猿人不僅是能利用工具（木棒、石頭等）的動物，而且是能製造簡單的勞動工具的動物，這畢竟是不可非議



爪 哇 猿 人

的。在發現「北京人」附近，同時還發現一種用石片琢成的粗笨工具以及利用火的痕跡。因為類人猿不能製造任何工具，所以就應該承認化石猿人絕不是猿，而是人了，那怕這種人跟現代人有很明顯的區別。

太古代人和現代人的痕跡

更遠於猿而更接近於人的，是一種稱爲「內安得達里人」的化石人型，這個化石人型的骸骨，是首先在德國內安得達里盆地發現的。現代通稱它爲「古人化石」，因爲他比猿更像現代人。事實上，「內安得達里人」保存着不少的猿的特徵，例如他不能像現代人站得那麼直，走得那麼直，而且面孔也很像猿。可是「內安得達里人」卻能利用許多簡單的石器，並且也能利用火來燒烤動物的肉。

由此可知，「內安得達里人」已遠非猿類，而是人類，那怕他跟現代人尚有許多的不同，這是無可非議的；假使我們面前現在站着一個「內安得達里人」，那麼我們一定

覺得他是一種像猿的極奇怪的人。

化石人的第三種型相當像現代人，我們稱之為「新人化石。」我們的這種祖先，是精巧的獵人，會製造各種相當複雜的工具。

從上面的敘述看來，我們難道還會懷疑人類是從動物，從猿類產生來的這一事實嗎？第三種化石人型的發現，給我們對猿人進化為人提供一個非常清楚的意見。我們現在已明白：人類的發展是從猿人狀態開始的，從猿人變為「內安得達里人，」也就是說，從太古人變為古人，最後進化成為現代人了。

越古的人型，越少像現代人，也就是說，越古的人，越像獸型的猿，這已完全被證明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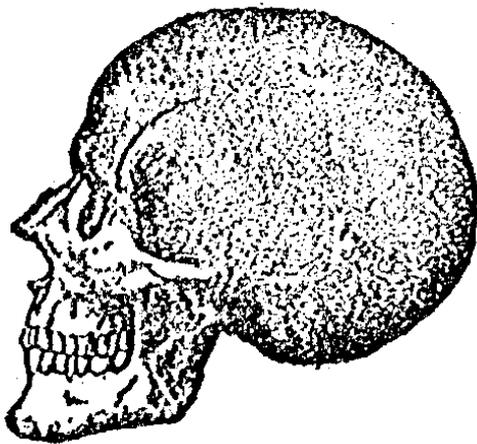
內安得達里人

來了。因此，盲目的宗教的神造說，徹底被粉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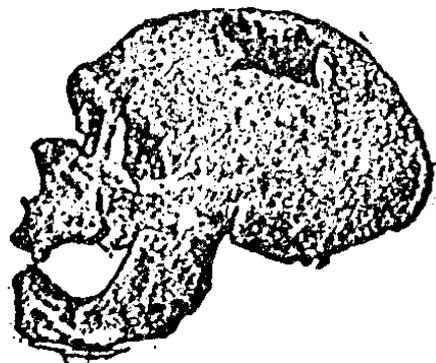
我們要再重述一遍：任何亞當夏娃以至任何所謂「第一個」人都沒有，像沒有任何第一隻狗，第一條魚和第一隻蒼蠅一樣。人類不是在地球上一下子出現的，而是從動物逐漸發展進化起來的。總而言之，一切存在的東西，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經過非常長久的時間，逐漸變化，自然發展而成的。

從四肢動物變為兩腳動物

根據上面的說明，可以知道：人類史上最重要的時代，便是我們最接近的類猿祖先從四肢動物變為直立的兩腳動物開始營地上生活的那個時代。



現代人的頭骨



內安得逸里人的頭骨

爲什麼我們的類猿祖先會變爲兩腳動物呢？這原因是我們的類猿祖先從樹上下到地面來，拋棄了樹上生活形式的必然結果。

大猩猩——現代類人猿中最大的一種——只在幼年時代才是「樹上動物」，當牠們長大的時候，幾乎都是在樹下的地面過生活的。從此，我們可以推想到：當我們類猿祖先子孫繁衍得很多的時候，牠們便不再生活於樹上了，而保持身體垂直狀態的能力，在牠們早已是有了。

問題在於我們的類猿祖先在爬樹時候，牠們用前肢握住上面的樹枝，這情形下，牠們的身體自然是垂直的。而且牠們的腳蹠不便攬握樹枝，因此，當牠們從樹上下到地面的時候，牠們便獲得垂直地「直行」活動的能力。

在地面可以找到更多食物，例如醬果，莓果，根莖以及諸如此類等等。這呢，鼓舞了牠們下到地面來。而且有些地方的森林開始稀疏起來，森林處女地逐漸減少，這也迫得牠們非下到地面來不可。

無論怎樣說，我們的類猿祖先不僅非在樹上生活不可，並且也非在寬闊的地面生活不可。因此，牠們便不可避免地要從樹上下到地面來東奔西跑，終於牠們完全居住在地面，永遠拋棄森林生活的方式了。不久以前，發現的一種草原地帶的類人猿遺跡可做爲例證。這種動物也是兩腳行走的。

當我們的類猿祖先下到地面的時候，牠們不可能變爲地上的四腳動物。由於身體構造的特殊，牠們用四腳行動是困難的，因爲手妨礙了行動，也就是說，牠們的前肢只適合於攀緣。顯明的，牠們只有一條出路，正確點說，在行動時，牠們可利用的只有後肢。

這樣看來，我們的類猿祖先所以會成兩腳動物，所以具有直行能力，不外是兩種原因所限定的：第一，是新生活方式的限制，也就是說，牠們徹底地拋棄了樹上生活這條件所限制。第二，是爲牠們的身體構造的特殊性所限制，也就是說，爲牠們的前肢不適合在地面行走所限制。

用不着說都可明白：我們的動物祖先從四腳動物變爲兩腳動物，不是一下子產生

的，而是逐漸的，經過繼續不斷的長時間的。特別重要的是：由於我們的類猿祖先的兩腳成爲適合於步行的結果，牠們的手解放了。手越來越失去攀緣的作用，因而它可以用在其他方面，例如使用工具和製造工具等等了。

七 我們的動物祖先爲什麼變爲人？

人是普通的動物

我們深信我們的四腳祖先，因爲生活狀況變化而使他們變爲兩腳動物。可是什麼原因促進他們最後過渡到人類狀態呢？什麼原因使他們跟動物界分離而成爲「自然的主宰者」呢？

對這問題，我們有一個最基本的清楚的答案。這是偉大的無產階級導師恩格斯回答的。

大家知道，許多野獸（特別是草食動物）和鳥類以及昆蟲，都是營羣居生活的。什麼原因促使牠們這樣的呢？一句話，生存競爭，也就是說，抵禦敵人，延續種族，共同獲取食

物……等等。換句話說，羣居是生存競爭的武器，是適應自然，適應客觀生活條件的一種方法。

在生存競爭中，各種條件需要各種適應，因而，也需要動物社會的有組織形式，和各種生活制度。我們在蜜蜂中，在螞蟻中，在猿猴和海狸以及許多動物中，看到了牠們在進行着基於互助和分工的規則的「社會」生活。

至於說到人類，也是無法單獨生存的。人不是簡單的動物，正如古代思想家亞里斯多德所說的，是「政治的，」「社會的」動物。人不僅在自然界中過生活，同樣也在人羣社會中過生活。

社會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因為離開了社會，也就是說，人類彼此不合作，是無法生存的。完全跟人羣隔絕而單獨生存的人，將變為無能為力的可憐的生物，將不能得到食物，抵禦野獸，以保存自己的生命。

只要想像一下作為動物羣的人類的猿祖們，便可明白人類社會的誕生是毫無疑

間的。更該注意的，就是我們的祖先是比我們弱的動物，因此羣居在生存競爭中是他們頂重要的「武器。」達爾文研究人類生活，看見了他們的不愛獨居；看見了他們彼此結合而成家庭，於是他說：人是社會動物，人的「社會本能」最爲發達。因此，他又着重指明道：「單獨的幽禁，是一種最痛苦的譴罰，這種譴罰在人們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達爾文說：「根據野蠻人的習慣，可斷定大部四腳動物，原始人，以及人類的類猿祖先，的確都是營羣居生活的。」

以後，恩格斯對這種觀點不但加以反覆的敘述，並且更明確地指出它的作用。因爲恩格斯看清楚我們祖先的羣居生活方式，是說明人類誕生的可能的一個極端重要的契機。他寫道：「以我的意見說來，社會本能是猿類過渡到人類的最重要的槓杆之一。最初的人類確實是羣居生活的，只要我們多少可能深入世紀的深淵中，我們便會找到這種事實的存在。」

恩格斯強調我們的類猿祖先是社會動物，因爲不能認爲一切動物中的最有社會

性的人類，他們的最接近的祖先是非具社會性的祖先產生的。恩格斯的話是完全正確的。猿類，特別是類人猿的研究，使我們不再懷疑類人猿大部是真正營着羣居生活方式的。

由此看來，人是從在長時間中或多或少營羣居生活的類猿動物產生來的。只因為人類祖先營羣居生活，他們才得到高度的發展，變為現代人。

可是前面的問題仍然存在着：為什麼人類社會能離開單純的動物的生存條件，而達到那麼高度的發展呢？為什麼社會動物如高級的類人猿動物，不能像人類祖先一樣，走那條發展的道路呢？

人類是怎樣為生存而鬭爭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就要弄清楚：人類要不要為生存而鬭爭？人類適應自然的方法是不是跟動物一樣？或是用別種方法呢？

恩格斯答覆了這個問題。他說，人發源於動物界，這是不能不相信的。人只是動物界發展的最高階段。同樣必須知道，人完全是特殊的動物，他的發展的特殊性，是其他一切動物所沒有的。下面我們就要談到這個問題。

如果任何動物跑進一個新地方去，那裏的生活條件跟牠本來生活的地方完全兩樣，那麼，這動物體便不能不對這新的生活環境實行新的適應。例如，一隻熱帶動物跑進寒帶地方去，牠的身上便逐漸蓋滿着密密的毛。反過來說，一隻寒帶動物跑進熱帶地方，便把牠本來的密毛逐漸脫掉。

說到人類，比起一般動物來，他的適應各種生活條件的特殊性要來得大。他在適應各種客觀環境時，用盡自己的一切成就，創造各種工具，以保證自身的不起變化。人不會盲目的，無意識的改變自己的器官去適應環境，而是有意識地發明各種工具去適應環境。好比，寒冷時，人便剝獸皮來禦寒，渡水時，就造船……等等，諸此如類，不勝枚舉。

達爾文指出了這種重要的分野，寫道：「人有許多適應生活條件的能力：發明鎗砲，

藥彈和許多新方法去獲取食物和抵禦敵人；在過極寒冷的冬天時候，便裝置房子，生火爐，穿厚衣服；利用火來煮熟不易消化和生的食物。反過來說，低級動物爲了要在特別變化的環境中保存自己的生命，便不能不改變自己身體的組織。例如要抵禦兇惡的敵人，必須使自己的牙和爪更堅硬，更尖利，或是縮小身體以免目標顯明而便於逃脫危險；在過冬時候，必須使身上的毛長得更密一點，或是變化自己的體格。假如牠們不變化，牠們便不能生存。」

從這點看來，可知人類在生存競爭中，是不必變化自身的器官去適應與他們不調和的生活條件，而是創造可以代替各種器官的工具去適應與他們不調和的生活條件的。

人類不斷地改善自己的工具，使他完全可能駕馭自然，也就是說，人類按照自己的目的去變化自然，使自然跟自己的需要一致。只有這樣他才從動物界中分離出來，也就是說，只有這樣他才使客觀環境從屬自己。

人類跟動物有什麼分別？

達爾文給我們指明了人是從猿類產生出來的，可是並沒有給我們解釋怎樣的狀況使猿類飛躍到人類，也就是說，達爾文沒有說明在何種原因下，動物變成人類。他沒有看見這個飛躍，沒有看見人類社會跟任何動物的羣居有着極大的差別，因爲他只關心着證明人跟動物的不可分割的關係而已。

實際上，達爾文已再度接近到猿過渡到人的動力問題了。例如，他指出後肢和前肢的勞動分工，說明了人跟動物的顯明分別，而且這是推動人類從動物界分離出來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他同樣看到人類的直立狀態有着特定的意義，因此，他認爲「動物從四腳變爲兩腳」有利於我們的類猿祖先。

可是達爾文沒有把這個特別重要的見解再向前發展。他沒有使這些思想獲得更充分的意義，他沒有瞭解這在決定動物變爲人的問題上起着何等重大的作用。原因是

他（我們重覆說一遍）太專心致力於人在動物界中的地位這問題上面。實際上，要闡明人類爲什麼超越於任何動物之上，必須如前所指出的，應注意的不是人跟動物一致的問題，而是彼此極大不相同的問題。雖然人類是從猿類產生的，但人類的發展跟一切高級猿類的發展，基本上是不同的。

達爾文所涉到的那些部分，被恩格斯輝煌地發展起來了。這個偉大的思想家教導我們說，人——是特別從單純的動物狀態中選拔出來的唯一的動物。恩格斯指出道，勞動在猿類過渡到人類起着最重要的決定作用，因爲生產或勞動是人類的社會基礎。

人類在什麼時候才開始跟動物有分別呢？一句話，只有當他們開始勞動的時候，也就是說，只有當他們產生他們所必需的生存資料時候起，人類才跟動物界有分別。因此，馬克思指出道，人類以自己的勞動來擺脫原始的動物狀態。

我們最古的祖先，猿人，像其他任何動物一樣，不能自己生產食物，只是單純地採集或用武力去掠奪食物，也就是說，猿人只能利用自然界的現成賜與物。當然，他們在採集

食物的時候，一向都很「費心」的，他們必須經常地跟各種各樣的敵人發生激烈的，無情的戰鬥。

我們的始祖，當他們從森林動物轉化爲平地動物的時候開始，他們的生活是特別困苦的。他們在新的生活環境中，必須竭力消滅周圍的敵人。我們的始祖沒有適於作自然鬪爭的「武器」，也就是說，沒有尖利的爪牙和堅硬的甲殼……等等；我們的始祖，不僅要採集食物，並且要抵禦兇猛無比的野獸。

死亡的威脅，使猿人不知不覺地檢起石頭和木棒來作爲自衛的武器，於是，他們的自然器官——手——的作用加強起來了，隨着時日的增長，他們不斷改造石頭和木棒，使它們更加便於使用，最後，我們的祖先已不僅能利用現成的工具，而且更能利用自己用手製造的人工的工具了。

這是猿過渡到人的第二個決定因素（第一個因素是從四腳動物變爲兩腳動物。）只有製造了最初的人工工具，也就是說，只有開始勞動，人類的祖先才成爲人，才從動物

變爲具有真正意義的人。

人類一開始製造最初的工具時，勞動便產生了。

勞動決定於人體的特殊構造，也就是說，勞動決定於被直行所解放了的手。根據這個結論，達爾文說道：「人如不使用手，就永遠不能在地球上占優勢，手這工具，含有不可思議的順從自己意思的本性。」

手——勞動器官，是人類的最初工具。手使人們產生其他工具，是人類跟自然鬭爭的基本工具。可是恩格斯指出道：手，不僅是勞動器官，並且是勞動產物，換句話說，只有勞動，才使粗笨的猿掌，變爲提琴家或雕刻家的靈巧的手。恩格斯同樣也把所有那些有利於手的和那些有利於手所服務的身體的以明確的規定。猿過渡爲人，就是這樣產生的，由於勞動，也就是說，人類在勞動過程中，反抗着自然，使自然順從自己。

一句話，勞動底作用，就是人與動物間一塊最大的分界牌，彷彿就是使人與人從他產生出來的其他有機界的分隔的東西。

人類爲什麼從動物界中分離出來？

隨着勞動的發生，器械產生出來了，也就是說，人類開始有意識地改變自然了。猿人已經踏進了器械領域的第一步，最初使用工具的一些時候，似乎使我們的祖先立刻增加了物理力量，擴展了他們的活動範圍。我們的這些祖先，由於使用工具，大大增加了抵禦野獸的力量，大大減少了獲取食物的勞力。

恩格斯認爲人與其他動物最主要的分別在於：「動物，充其量也不過只能採集生存資料而已，人類呢，卻能生產生存資料；人類所得到的一些生存資料，是自然所產生不了的。」

實際上，一切動物所可享受的，只有那些用牠們自己的器官獲取的現成生存資料而已。人類卻完全不是這樣。由於器械的產生，人類可能大大地提高自己生存方法的水準，也就是說，人類可能遠遠超出於自然所「賦與」的用手和腳的那些生存方法範圍外。

例如，最初，人類捕捉飛鳥極其困難，因此飛鳥在人們腦裏幾乎是一種不可理解的東西。但是，自從人們發明弓矢和投石器以後，捕捉飛鳥變為易如反掌了。當人們學會了取火（北京猿人已能取火）時，人類的生存方法的水準天天地提高起來了。

由此可知，人類跟動物分別的地方，首先是他們能永無限量地增加他們所需要的生存資料。這分別是勞動工具產生底結果。

勞動開始於猿製造工具，以後逐漸使猿的智慧變為人的智慧。由於勞動，人類在客觀自然界中，展開着他們的前所未聞的新天地，這使他們的智慧不能不受到影響。

勞動的發展，同樣使社會成員團結得更緊密。在生產過程中，相互的共同活動越來越擴大了。共同活動的益處，在每個個別成員看來是更加明顯了。因此，照恩格斯的意見說來，勞動過程必然使我們的祖先中覺得「相互言語的需要。」因而可以說，語言是人類共同生活最主要的方法，同樣也是勞動的產物。

這樣一來，人類起源問題，基本上已被科學解決了。原來人是從動物產生出來的，只

有由於勞動，人類才走出動物界，變爲人。

人——製造工具的動物

不懂得任何工具的，不能製造任何最簡單工具的人，這在我們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人跟動物最基本，最深刻的分別，就在於人能製造勞動工具。因此，我們從發現北京猿人的工具遺跡爲起點，便可推想到工具跟人類關係的密切，雖然當時的工具跟現代人的工具差別很大。

事實上，一些動物是能利用最簡單的工具來獲取食物和跟敵人戰鬥的。例如象能用長鼻子捲折樹枝來揮掃攪擾牠的蜜蜂和蒼蠅。關在籠裏的猿，能慣用小刀，杯碗，毛巾和小鐵錘來達到人們指使牠的目的。森林裏的猩猩，有時能在夜裏用樹枝，樹葉來遮蔽身體，類人猿白天在地面休息時，會用樹枝在灌木上架成類似屋頂的遮蓋；猴子會向敵人拋擲石子和樹枝，會利用石頭打破堅果殼。

可是這些動物，都是不改變地不合於自己需要地使用在自然界中找到的現成工具。據我們經驗所知道的，類人猿雖然在必要時也能製造最簡單的工具，但通常都是不會做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從來就沒有一隻猿手能製造那怕是最粗笨的石刀。」因此，工具在猿類和其他動物的生活中，並沒有起着重要的作用。

照馬克思的意思說來，我們的類猿祖先的原始勞動，是採取「類似動物的本能的形式」的。而且最初工具的製造是偶然的。工具的製造，只是逐漸地，慢慢地才變為我們祖先的特性。

人，是能生產勞動工具的唯一無二的動物。因此，馬克思說道：「勞動手段的創造和使用，雖在其他某些動物間已見萌芽，但實為人類勞動過程的特徵，所以佛蘭克林說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

從此可知，人是能製造勞動工具的社會動物。「技術聖手」是人的最適當的稱呼，因為自從他開始勞動，開始製造雖然是最樸素的工具時起，便跨進自己發展的新階段。

中了，他結束了動物的生活，開始着人類的歷史。從那時候起，人類便高高地聳起於一切動物界之上了。他不是適應自然，而是使自然適應他自己的使用，也就是說，他駕馭自然了！

偉大的工人階級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給我們一把啓開理解人類社會全部歷史的鎖匙。馬恩的社會學說，是以「勞動是人類生活的第一個基本條件」爲基礎的；勞動決定全社會的發展；器械（勞動工具）和一般生產力都是建築在勞動基礎上面的；各種生產關係都以生產力爲基礎，而在生產關係的基礎上發生着各種社會（階級）的關係。這就是說，以馬克思的觀點看來，勞動生產和對自然的積極作用，是全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恩格斯把這學說引用到人類發展的基礎上來，引用到人類起源於他的動物祖先來，是完全不足奇怪的。恩格斯指出：使猿過渡爲人，使猿羣過渡爲人類社會的原因，正正是從製造最簡單工具開始的勞動過程。因此，恩格斯說明「勞動創造人類」是完全有根據的。

現代的猿可能變爲人嗎？

可是，爲什麼現代的類人猿不能變爲人呢？我們現在來回答這個問題已不爲難了。我們知道：由於生存條件不同，從前的類人猿發展成爲二個派系。一些猿由於適應了森林生活方式而改變了牠們的適應徵象；另一些猿因爲有了直行能力而獲得了人的徵象，開始向另一方向發展了。從此看來，可知古代的某種猿可以產生現代的類人猿和人，也就是說，古代猿可以產生兩派系不同的動物。

現代的高等猿類，是能特別適應森林生活的一系；另一系則是在別種生活環境中發生起來的人類。

現代的猿不能變爲人。如果猿獲得了一些人的徵象，那麼牠便不能適合猿的森林生活方式而致死亡。就說這樣「人化了」的猿不死的話，那麼便必然要跟現代人起衝突，不用說，牠當然是要打敗仗而慘死的。

但最重要的是：現在的類人猿跟牠們的祖先比起來，已經不同了許多了，再叫牠們變爲人是不可能的。所有這些猿，都有着長的前肢和短的後腳，很適合於爬樹，要牠們轉化爲直行是不可能的。

當長臂猿下到地面來，直立時要伸開兩手才能保持平衡，走起路來，腳是彎曲的，看來多麼不自然，多麼笨拙啊！猩猩、大猩猩和黑猩猩，行走是成半垂直狀態的，而且手指要向後才能走得動。牠們在直立時，很難保持平衡，因為被牠們的身體構造所限制着。

所有這一切都告訴我們說：現代的高等猿類不能變爲人，因為牠們不能獲得直行的特性了，不能解放自己的手。沒有解放了的手，便不能製造勞動工具，而沒有勞動活動，便不能有猿轉化爲人的過程。

這樣看來，現代的類人猿是特殊化了的動物，牠們善於適應森林生活，牠們的發展已走近了一定的方向，要牠們向別一方面發展已屬不可能了。因此可說，朝相反的方向去發展是不會有的——像人不能轉化爲猿一樣，猿也不能轉化爲人。

那麼，將來的人體會起明顯的變化嗎？根據上面所述的一切，便不難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知道，現代的人類利用自己的勞動活動，使自然一天比一天更能適合自己的需要，換句話說，人類更成爲自然的統治者了。因此，現在人類所起的那些身體變化是極微小的，絕不可能引起現代全體人類起着一點兒的基本變化。因而認爲遙遠的將來的人類，要變爲某種身體另一樣構造的新動物這種想頭是不正確的。

八 宗教的人類學是什麼東西？

人——不是萬物的主宰

人類起源這個問題，不僅跟人類在生物界中占何等地位的問題有密切的關係，並且跟地球在全宇宙中占何等地位問題，也有密切的關係。科學致命地打擊了各派宗教關於地球和地球上的人類的謬見，把這些問題統解決了。

教徒們認為地球和地球上的一切（動植物……等等）只是爲了人類，爲了滿足人類的需要而存在的。僧侶們，牧師們，硬說爲了要照耀人類生活的地球，才專門製造星球。無怪乎在聖經中我們讀到：「上帝說：天上要有光，可以分晝夜，作記號，定節氣，日子，年歲。天上的光要成爲燈火，照耀地面。」

教徒們不僅認爲太陽、月亮和其他星辰，都是爲了地球而存在的，並且進一步認爲地球在宇宙中占着最首要的地位。一切的宗教都具有這樣的觀點，因此，如若照宗教的看法，則人當然是「最完善的創造物。」

人既然是上帝永遠耽心和掛慮着的物體，那麼人一定是放在宇宙中心的。

因此，所有各派宗教的僧侶、牧師們，都向教徒鼓吹道：「整個世界的存在，只是爲了人類，另外一方面呢，人的存在只是爲了「讚美自己的造物者。」一點也不必奇怪：所有的宗教都相信人與動物界沒有任何共通性，沒有親屬關係，把人與動物界間挖着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這些觀點極端愚昧，無意義，這是不難相信的。假如宇宙真有造物者，假如宇宙造物者真正關心人類的話，那麼，自然界中就不該有那些有害人類的事物存在的餘地。可是有害於人類的東西卻非常多。

科學家藉顯微鏡之助，證明了虎疫、鼠疫、梅毒、結核症、天花和其他許多傳染病，都是

由肉眼看不到的最微小的生物——細菌——所引起的。病原細菌使人類蒙受到非常大的害處，這難道還能叫我們同意「上帝爲人創造生物」的觀點嗎？人，像其他動物一樣，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他是隸屬於自然法則的，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當聖經及其他「聖」書出現的時候，人們一點也不知道什麼細菌和其他的微生物，但他們自然很熟悉跳蚤，蝨子，臭蟲和其他寄生蟲的存在，同樣也知道蝗蟲，毒蛇和許多有害的動物的存在。因此，許多教徒早就被這個問題所苦惱着：爲什麼上帝要使這些叫人類受了多少苦難的生物存在呢？

基督教的傳道師就以一切問題都在於第一個人亞當犯罪爲藉口來回答這個問題。他們說，上帝所創造的動物都是無害的，可是由於人犯罪，上帝咀咒牠們，因而牠們性格的本質起變化了。

爲什麼人犯罪而處罰動物呢？爲什麼上帝不能預見到亞當不聽話而犯罪呢？假定是預見了，爲什麼又不先加阻止呢？總而言之，上帝爲什麼要給人以犯罪的本能呢？難道

上帝對自己最滿意的創造物不負責任嗎？

如果上帝爲了人類創造一切的話，那麼，自然界中的一切，都該創造得「全善全美」，適合目的。可是酷冷的兩極地帶和無水的沙漠，難道可以說是爲了人類而存在嗎？難道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和其他一切可怕的自然現象對人類無害嗎？

宗教家說，全地球，植物和動物都是上帝創造的，上帝真是至善至賢。可是不見得自然界中的一切都適合目的性，都造得很好。實際上，自然界有着許多殘缺不全的東西，非要人類親手來改造，變化不可。人們正在進行那些艱苦的工作，例如開掘運河，引水到沙漠裏去，吸乾沼地裏的水，鋪築道路，開鑿隧道，以及跟旱災，蟲災，疾病……諸如此類的凶厄進行着無情的鬭爭。

頭腦健全的人都見到人——「萬物的主宰」和世界是爲人而創造的等等都是宗教的最愚昧的胡說。宗教把真實曲解得很利害，認爲人和地上一切生物都是某個全能造物者的產物，完全是胡鬧，倒蛋，反科學的。

人是宇宙的中心嗎？

我們已經說過，教徒們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因為地球上住着人類，所以地球在宇宙中占着特殊地位。但實際上究竟是這樣嗎？所有的天體的存在都是爲了人類的緣故，這是實在的事嗎？

早在一五四三年，偉大的科學家哥白尼（一四七三——一五四三）對這問題便給予了科學的回答，使聖經中的宇宙說受了一個嚴重的打擊。哥氏指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一顆行星，也就是說，是許許多多天體中的一顆。地球像其他行星一樣，不固定在一個位置上，而是繞着太陽周圍旋轉的。這樣一來，哥白尼使地球失去了全宇宙中心的特權地位了。

望遠鏡發明以後，利用它，哥白尼的學說便得到了最充分的證明。望遠鏡告訴我們：我們肉眼所看見的每一顆行星，都是非常像我們的地球的星球。有些行星比地球大了

很多，可以說，地球在宇宙中占的位置，比一粒細沙在沙漠中或是一滴水在大洋裏所占的地位還要小。

太陽，地球繞着它旋轉的太陽，也不是宇宙中的什麼特殊體：太陽只是天空中許多恆星的一顆。因為它比其他恆星較接近我們，所以我們覺得它又大又光亮。根據正確的計算，我們知道，如果太陽距離地球很遠很遠，如果在太陽與地球間還有一顆恆星的話，那麼，我們將要覺得太陽像其他小星一樣小，它發射的光是螢火光點那樣的了。

科學指明道，太陽發射出的光和熱，給地球的只是微乎其微（最多不過二二〇〇〇萬分之一）。其餘的光和熱都在天空中發散了。照這樣看來，我們可以說太陽的創造，只是爲了人類的存在，只是爲了照耀地球嗎？

許多恆星，都是遠方的太陽，它們有的甚至比太陽大，它們發射的光比太陽還要強，可是它們距離我們這麼遠，使我們看起來，它們的光簡直像豆火，簡直小得可憐。

我們知道，科學有了哥白尼的學說，便給宗教的宇宙觀以一個最有力的打擊了。所

有的宗教，對宇宙和人類的地位（一切物體的中心）的說法，都是頂愚蠢，頂無意義的。宗教用各種各樣方法摧殘着科學的成就。因此，在哥白尼以後，他們繼續認為人是上帝「照自己的形像」創造的物體；人跟其他動物沒有一點共通的地方。可是達爾文徹底地摧毀了一切宗教的人類學的根基。達爾文說：像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一樣，人也不是地球的中心。偉大的自然科學家，把聖經中記載的愚話掃得一乾二淨了。

因此在本質上說來，達爾文已把哥白尼開始的事業完成了。我們知道，地球是全宇宙的中心點的這論題，引伸出人是地球的中心。達爾文證明人是從動物界來的，這正正給信仰全宇宙只為我們的存在而存在的人以當頭的一棒。達爾文的人類起源說，在最終結論中，使整個宗教聖經的宇宙說完全破產。

人類的年齡

從最初的人出現時算起，到現在時止，到底經過了多少時間了呢？教會的人認為只

有根據聖經，這個問題才能得到正確的回答。例如：一個英吉利神甫宣稱道，照聖經推算起來，人是在紀元前五〇〇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早晨九時創造的，也就是說，大約七千年前吧。

如果照聖經的記載說來，人像整個宇宙一樣，是一下子出現的。中世紀時候，誰敢對這意見表示懷疑的，便被教會宣判為異端的邪教徒，活活地丟在火堆裏燒死。

科學家徹底駁倒了聖經的人類起源說和地球的創造說。

科學家研究了地層的厚度，發現一些地方的沉澱巖層，厚達五萬六千公尺。原來每二公尺沉澱巖層的形成，至少要五百年。這就是說，這地方沉澱巖層的形成，起碼要二八〇〇〇〇〇〇年。可是在這麼長的期間中，由於巖層不斷的加厚，必然使低層在上層積壓下而堅實緊密了很多的，因此，時間還要估計得長一點。

地球的存在，當然比地球上開始堆積沉澱層的時候還要先。因為沉澱層可能形成只有在比它更古的巖層破壞了之後。因此地球的存在，起碼在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年

以上。

根據許多科學的判斷，得到一結論：一些巖層的形成，算來已是成千成百萬年了。例如一些由原始巖層所構成的石塊中，含有着鉛粒。科學家說明這種鉛粒不是一下子落在石塊中的，而是在石塊中逐漸堆積起來的。石塊中每年堆積了多少鉛粒是確定了。那些最古的石塊，含有的鉛粒量最多。從此推知，一些石塊的存在已是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年以上了。

這樣看來，地球的發生當然還要更早。許多事實使我們推知地球的形成，已在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年前。聖經的地球年齡說，簡直滑稽可笑之至！

隨着地球年齡說的破產，聖經的人類年齡說也破產了。科學估計那些發現人類化石遺跡的地層的形成，得到一個結論：「內安得達里人」的存在，已是距離現在五十萬——一百萬年之間的事。但是「內安得達里人」是從猿人產生的，這過渡形式的發展也經過了不少的時間。可以說，人類的年齡極老極老了。

一些科學家確定人類的年齡，已有二百萬歲左右。就使從最初製造工具的人出現時算起，也未必少於一百萬年。單單拿一百萬年來說，仍可說明牧師的計算人類年齡是多麼無根據而愚蠢啊！

我們知道，科學家計算人類的年齡，是根據在古地層裏發現的人類骸骨而判定的。科學家從地層的厚度，推知形成時間的長短：用沙和土……等等形成的地層越厚，所需的時間也越長。但是要注意的是：地層形成的速度不是永遠一樣的，有時要快些，有時要慢些，因此，那些發現人類化石的地方的年齡的估計，不是完全正確，只是較相近似而已。

人類的年齡比起一切生物界的年齡要少得很多很多，這是無可爭辯的確切的事實。根據可靠的材料判斷，人類發展的時間，比地球上所有生物發展的時間，要少一千五百倍。

人是從動物界中走出來的生物

因此我們知道，科學完全摧毀了聖經的人類起源說，給宗教以一個非常嚴重的打擊。原來人類有着長的整系列的祖先，距現代越久的越早的祖先，便越不像現代的人。

人是特別的哺乳動物，是從類猿動物的特定種類產生出來的。那種動物本身又是從較古的滿身生毛，有尾巴以及用四肢走路的動物產生出來的。這些人類的野獸祖先就是哺乳動物，是從爬蟲動物後代的動物產生出來的。再進一步說，人類更早的祖先就是兩棲動物，魚類，蟲類；而始祖呢，便是單細胞生物。我們每一個胎兒發展期間，都彷彿簡單地重現着人類起源的複雜的歷史。

由此可知，科學清楚而明確地證明了全動物界好像一條鎖鏈，是不可分割的，人類只是其中的一環。

人，是從動物界中走出來的動物，不是一下子出現於地球上的，不是照神的命令而產生的，而是繼續着幾百萬年的動物界的自然發展的結果。

同樣，不能相信聖經關於人開始是「無罪，」完全，只是由於「犯罪，」才陷於失寵，

而成爲「罪惡」的這個荒謬記載。恰恰相反，人不是從完全，無罪開始的，而是從不完全，從動物開始的。人類是從低級形態逐漸過渡到高級形態。

勞動是不是上帝的懲罰？

照聖經說來，上帝把第一批人放在樂園裏，他們在那裏什麼勞動也不懂，可是當他們犯了罪的時候，這種不勞動的幸福終結了。很明顯的，聖經的意見就是說勞動是亞當和夏娃犯罪的結果，也就是說，是我們的始祖不聽命令，被上帝逐出樂園的悲慘結果。

但是科學充分地駁斥了這盲目而荒唐的樂園和始祖犯罪的神話。科學指出人類歷史不是始於平和的幸福生活，而是始於殘酷的生存競爭生活的。列寧說：「說原始人獲取自然賜與的必需品是自由的，不加禁止的，——這完全是愚笨的閒話……任何黃金時代在我們之前是沒有的，原始人完全過着困苦的生活，過着跟自然鬭爭的困苦生活。」

人不是從樂園裏走出來作自然之王的，而是以類人猿的姿態，從茂密的森林裏走進寬曠的平地的，這種類人猿在勞動過程中逐漸人化了。勞動，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特徵，人跟勞動分不開，沒有勞動，人就無法脫離動物界，變為自然的統治者。假如只有勞動使猿羣變為人類社會的話，那麼怎樣可以把勞動認為是上帝的「懲罰」呢？

人類社會在自己發展的最初階段，不懂得任何不平等。當時工具不是私有財產，沒有任何階級的區分。階級的產生，使人類社會中出現着一批游手好閒分子，強迫他人為自己勞動。從那時候起，階級鬭爭開始了；少數人的高枕無憂的生活，是大多數人陷入半飢餓，被壓迫狀態的唯一原因。統治階級施用種種方法剝削與奴役勞動階級，因此勞動在大多數被壓迫的人看來只是痛苦的負荷，這一點也不足奇怪。

但這在蘇聯卻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蘇聯，剝削階級被消滅了，因而任何痛苦的負荷也沒有了。勞動在勝利的社會主義國家歷史開頭中，便成為每個人的生存必要條件。在這樣的國家中，不能存有不勞而食的分，因為史太林憲法中規定着：「誰不勞動，誰就

沒飯吃。」在蘇聯，勞動不是什麼不自由的，不愉快的；照史太林同志的意見，勞動，在蘇聯勞動者看來，是正直的，光輝的，榮耀的事業。

到底有沒有不死的人？

隨着神造人的學說的崩潰，其他的宗教基礎也崩潰了。例如有人相信了中世紀的陰間永生。勞動者困憊於愚昧黑暗中，被強迫相信牧師的說教，於是認爲人是上帝用不死的靈魂創造的，不死的靈魂——人跟動物的區分的唯一根原。我們知道，科學已確定：人是動物，是構成動物界的一部分，人是從延長着的整系列的低級動物發展起來的。

科學證明任何跟身體分離的靈魂也不存在。可是當你同意宗教的說法，只有人類具着神的靈魂的時候，你便要發生一個問題：沒有不死的神的魂靈的動物，到底在什麼時候變爲有這種天賦靈魂的人呢？

解決這個問題是不可能的，因爲動物和人的血統本質，沒有特殊的分別，從動物過

渡到人類，沒有嚴格的界限。猿變爲人不是一下子的事情，而是經過了很長很長的時候發生的。就是說，實際上教徒應當承認人跟動物的魂靈沒有什麼基本的區別！因此，像其他動物，像猿一樣，沒有什麼不死的……

靈魂不滅的信仰被破壞了，陰間永生的信仰同樣也被徹底粉碎了。陰間永生說是一切宗教最基本的理論，在這基礎上，建立着一切牧師、僧侶的輪迴說和報應說。

列寧說，「宗教教導那些終生工作着和窮困着的人在此生要謙遜、忍耐，以上天的褒賞的希望來安慰他們。而那些以他人勞動而生活的人，宗教則勸他們爲了他們的一切的剝削生活，要贖罪，廉價地賣給他們去天國享福的入場券。」

很明白的，科學證明了動物產生人類，而把來世永生說的愚妄暴露無遺了。

到底有沒有上帝？

達爾文學說必然會使人確信任何神也不存在。可是宗教說，神是全能者，他所造的

地球上一切都很精巧，都很合目的性。可是當我們觀察動物界發生出來的事件的時候，我們便會覺察到動物差得很，不都是精巧的，完善的，在動物界中存在着許多邪惡，苦難。這事實，無論如何，跟聰明的自然造物者一點也不相稱。

事實上，生物通常是奇異地適應着各種各樣的客觀環境，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在我們看來，都覺得它們是完善的，它們的位置，都好像是誰先安排了的。可是達爾文說，在動物界中不停地發生着無情的生存鬭爭，每種生物不完全都有保存自己的生命和繁殖種族的能力，因為在它們的每一步伐中，埋伏着成千成萬的不幸，困苦和危險。全世界成爲無止境的殘酷鬭爭的大劇場，結果，大量的生物死亡着。每一種活着的機體，必然要比周圍其他在無情的生存競爭中不能保存自己生命的較幼弱的機體強些。一句話，一些生物的存在，是以其他生物的死亡爲代價換來的，就是說一些動植物其所以能夠適應周圍的環境，是因爲其他不能適應的生物死亡着的緣故。

數不清的適應不了生存條件的生物體的死亡，跟神的公平無論如何也是不能協

調的。宇宙既真正是全善全能的上帝創造的，為什麼上帝這樣不善於處理事情呢？為什麼他不能造一個全體的愛來支配宇宙，而卻造一個全體的鬭爭來支配宇宙呢？其次，我們在聖經中讀到：上帝創造完美完善的宇宙，可是後來來了魔鬼，把一切都破壞了。這就是說，上帝不是全能者。既是這麼不中用，連魔鬼也支配不了，還算是什麼全能的上帝呢？他憑什麼權力能站在萬物之上呢？

達爾文重覆地指出苦難、邪惡的存在，跟上帝的意志是不可調協的矛盾着。他寫道：「我不能相信全善全能的上帝能故意創造無意義的寄生蟲，讓牠們生活在生物體內。我不能承認上帝會這樣豫定着在貓殺死老鼠之前，要跟老鼠開一個玩笑的。」

所有這一切的說明，使我們得到一個結論：任何上帝，任何神，任何魔鬼，任何來世生活都不存在。我們的任務是要拋棄一切神力的思想，我們在地上親自創造生活，這種生活於對所有的勞動者都是幸福的；我們不妄想那虛無空幻的樂園。一切進步的人士都是這樣腳踏實地生活着，依據着一切科學的成果，盡情揭露所有各色各樣的僧侶，牧師

宗教爲什麼要反對科學？

達爾文學說是人類思想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機。它給宗教的自然和人類起源觀點，以一個致命的打擊。

自然，宗教的擁護者無論如何是不會同意達爾文學說的。他們立刻明白這充滿着無神的學說，必然會摧毀宗教宇宙觀的基礎。因此，各國的牧師，僧侶們以及其他宗教擁護者們，用盡種種方法，跟自己死對頭的達爾文主義進行着鬭爭。

遠在一八六〇年，當達爾文的物種原始這部名著聞世以後不久，有名望的英國主教烏里伯爾福斯，便進行攻擊達爾文主義。他宣稱「達爾文的學說跟聖書和神的啓示矛盾，非難了造物者，與造物者的榮譽完全不一致。」同時，他在科學家公開的集會裏，開始駁斥和詆毀人從類猿動物產生出來的見解。

這次集會裏，達爾文最知己的朋友，著名的學者赫胥黎也參加了。

赫胥黎反對「神的戰士」，尖刻地擊碎主教所有的見解，指出他的見解的滑稽性和最愚蠢的非科學創立性。赫胥黎說道：「我一想到他就覺難為情的這種祖先假如存在的話，那麼這便是那種實際上不懂科學，卻帶着蒙蔽真理和爲宗教偏見服務的目的跨進科學領域裏來的人。」

赫胥黎回答主教對人類起源於猿類這意見，曾諧謔地說：「進化了的猿，比那種濫用科學和出言便譏笑終生以求真理爲榮耀的人的退化了的亞當的後裔要好些。」

這個回答給人們留着一個極端深刻的印象。可是這自然不能阻止牧師和反動主義者有組織地跟達爾文學說進行鬭爭。這個鬭爭繼續越長久，越明顯地確定真正的科學和宗教本質上是勢不兩立的。

教徒們跟達爾文主義的鬭爭不僅不停止，並且最近表現着特別的殘酷性。宗教宇宙觀的擁護者們拚命把達爾文學說完全從學校中驅逐出去，有些地方是達到這種目

的了。

例如，北美合衆國會經宣佈一條法律，不僅禁止教師在中學裏，並且禁止教授在大學裏講授動植物和人類的自然發生說。一九二五年，甚且有一件所謂「猿的訴訟」專案發生：有一個教師因為向學生講授人類從動物產生的學說，被送交給法庭審判。當時雖然有許多科學家和著名的律師爲他辯護，但這「犯罪」終究被判決罰了一筆相當大的款子。

難道這些事實不正證明宗教在基本上是反對科學的嗎？難道這不足證明宗教是真正文化的最兇惡的敵人嗎？

誰需要宗教？

人的成長樣態是類人

其所以可能有一切反對科學宇宙觀的迫害，都是反動階級不希望科學揭破宗教權威的表現。反動階級真正關心的，是宗教夢話和宗教偏見永遠保存在廣大人民大眾

的意識裏。因此宗教對勞動者非常不正確地曲解事實，麻痺勞動者的意識，叫他們變為順從的，無力的奴隸。上帝，魔鬼，地獄，樂園，以及來世，永生等等諸如此類的夢話，大大有害於勞動者，因為這些盲目的空話減輕了勞動者對自己的奴役主的階級仇恨，緩和了勞動者向壓迫者進行解放的鬭爭。

實際上，穿道袍或不穿道袍的僧侶們，利用這些胡言亂語對勞動者宣傳些什麼呢？他們說：人只有在「來世」才可以找到真正的幸福，此世只不過是達到來世幸福的階梯。他們叫人相信：在死後可「享受」——「永遠幸福」的，只有那些此世忍耐順從的勞動者。這樣看來，宗教顯明地永遠起着特定的階級作用：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宗教壓制勞動者進行反抗壓迫者的鬭爭；而在蘇聯，宗教則致力阻止人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寄生階級的代表者，有時甚至洩出自己保護宗教的祕密。他們認為宗教是剝削階級反勞動者手中的武器，他們認為沒有宗教便大有不可能保有統治階級的政權。例如法國帝國主義者拿破侖就曾說過這樣的話：「宗教把平等的觀念轉放在天上，因而有

錢人可以存在，不怕窮人掠奪他們。沒有宗教，不平等的現象便不存在。當一些人正在飢餓死亡，而另一些人卻沉溺於奢侈淫佚中的時候，如果沒有這種說服大眾的話柄，地上分有貧富，可是來世的幸福的分配卻是另一樣的，——這是上帝的意思，那麼窮人和富人將成爲死對頭。」

宗教極其適合壓迫階級的需要。宗教是奴役被壓迫階級心靈最有效的方法，因爲宗教讚美勞動者的被壓迫和被奴役。因此反動階級用種種方法幫助牧師，僧侶，跟達爾文學說進行鬭爭，經常跟那些削弱宗教的愚弄性的學說鬭爭，這是不足爲奇的。

有這樣一個國家，在那裏造成了爲科學和文化的繁榮的一切條件，在那裏沒有也不可能跟無神者鬭爭的把戲。這個國家便是蘇聯，那裏在列寧——史太林黨的領導下，寄生階級永遠消滅了，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已經建立起來了。

〔原書是一九四〇年出版的〕



的成長樣態是類人

版初月六年五十三國民

角三元一幣國價定冊每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翻 譯 者	著 作 者
開 明 書 店	代 表 人 范 洗 人 開 明 書 店	陳 應 新	古 列 夫

印翻准不 權作著有

(65 P.) W.

列 D415

#136
406015

州五年十月十一月

開明書店贈

406015

